雜纂　艾子雜說
問答　錄耕祿藁
文房四友除授集　會仙女誌
冥寥子游　漢林四傳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雜纂

李義山雜纂續
王君玉雜纂
蘇子瞻雜纂

本館據古今說海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雜纂卷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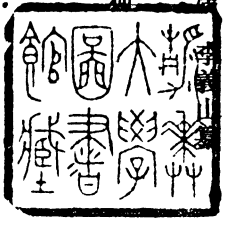
必不來
醉客逃席.
窮措大喚妓女.
不相稱
窮波斯.
肥大新婦.
老翁入娼家.
羞不出
新婦失禮.
處子犯物議.
怕人知
匿人子女.
不嫌

客作偷物去.
病醫人.
先生不識字.
尼姑懷孕.
重孝醉酒.
犯人愛寵.

追王侯家人.
不解飲弟子.
屠家念經.
相撲人面腫.
透稅.

把棒呼狗.
瘦人相撲.
社長乘涼轎.
富人乍貧.
賊賊.

康



饑得麤食。　徒行得劣馬。　行久得坐次。　渴飲冷漿。

行急得小船。　遇雨得小屋。

遲滯

新婦見客。　窮漢醵率。　貧家嫁娶。　謁致仕官。

孕婦行步。

不得已

忍病飲酒。　大暑赴會。　掩意打兒女。　流汗行禮。

忍痛灼艾。　爲妻罵愛寵。　冒暑迎謁。　老乞休致。

窮寺院待客。

相似

京官似冬瓜暗長。　鴉似措大、饑寒則吟。　印似嬰兒常隨身。

縣官似虎、動則害人。　尼姑似鼠入深處。　燕似尼姑有伴方行。

婢似貓、煖處便住。

不如不解

措大解音、則廢業。　婦人解詩、則犯物議。　僧解飲、則犯戒。

劣奴解識字、則作過.　子弟解燒煉、則貧.　士人解手藝、則卑汚.
惡不久　大僚門客發怒.
夫婦爭小事.　罵愛寵.
賊濫官打罵公人.　姦汙僧尼罵行童.
惱人
遇佳味、脾家不和.　終夜歡飲.酒罇卻空.　方謁上官忽背癢.
賭博方勝.油盡難尋.　淘井漢急屎尿.　遣不去無賴窮親.
失本體
不學發遣書題.失子弟體.　弔孝不哀.失凶禮體.
不收拾椀器家事.口中不喃喃.失老婢體.　送客不出門.失主人體.
不閑腰、不持刀砧.失廚子體.　不點檢學生作課念書.失先生體.
不口打口罵.失節級體.　不早晚禮拜念佛.失僧尼體.
早晚不點檢門戶家私.失家長體.　僕子著鞋襪、衣服寬長.失僕子體.
逃席後、不傳語謝主人.失賓客體.　唱小喏行步遲緩.失武官體.
隔壁聞語

說所送物好還嫌必是不佳。　新娶婦、郤道是前緣必是醜。
說太公八十遇文王必是不達。　說食祿有地必是差遣不好。
說隨家豐儉必是待客不成禮數。　說屋子住得恰好必是小狹。
呪罵祖先必是家計不成。

富貴相

駿馬嘶。　蠟燭淚。　栗子皮。　荔枝殼。
鶯燕語。　讀書聲。　遺下花鈿。　高樓上吹笛。　落花飛。
擣藥碾茶聲。

謾人語

說風塵有情。　說燒煉致富。　說在官課績。　說主上見知。
說所入莊課。　說愛寵年紀小。　窮縣說官清。　自說勤苦讀書。
誇說器皿價例。

酸寒

山縣移市。　村縣喝道。　村縣待賓。　騾鳴村中。
村漢呼雞。　村漢著新衣。　牛背吹笛。　乞兒驅儺。
散樂打單枝鼓。

不快意

鈍刀切物.
花時無酒.

惶愧

犯人忌諱.
醒後聞醉語.

殺風景

花間喝道.
花下曬褌.
妓筵說俗事.

不忍聞

孤館猿啼.
老人哭子.
纔及第便卒.

虛度

破帆使風.
暑月背風排筵.

遇見讐家.

樹陰遮景致.

欠債不償逢主.

築墻遮山.

參謁失禮.

看花淚下.
游春重載.
果園種菜.

苦上鋪席.
石筍繫馬.
背山起樓.

斫卻垂楊.
月下把火.
花架下養雞鴨.

市井穢語.
落第後喜鵲.

旅店秋砧聲.
乞兒夜號.

少婦哭夫.
居喪聞樂聲.

花時多病。　好時節褊迫。　閹宦娶美婦。　貧家節日。
好家業不和。　貧家好花樹。　好景不吟。　好廳館不作會。
不可過　入舍妻惡。　遭貪酷上官。　惡俗同僚。
夏月肥漢。　對麤人久坐。　舟中雨漏。　茅屋下穢濕。
大暑涉長途。　僕人學措大體段。　卑幼傲尊長。
守令好尋事。　武人村夫學書語。　入神廟、若尼鬼。
難容　夏月見紅、似熱。　過屠家、覺羶。
僧道對風塵笑語。　重幙下、似有人。　打毬墜馬。
僕妾攙言語。　見梅、齒軟。　對大僚食咽。
意想
冬月著碧衣、似寒。
腹大師尼、似有孕。
見水、心中涼。
惡模樣
作客與人相爭罵。

僧尼新還俗.
著鞋臥人床.
對丈人丈母唱豔曲.
不達時宜
下賤人前談經史.
將主人酒食作人情.
誇男女伎倆.
強學時樣妝束.
與寡婦認親往來.
入人房闥、取人物看.
窮漢說大話.
暑月排筵久坐.
悶損人
請貴客不來.
物賤無錢買.

筵上亂叫喚.
未語先笑.
嚼殘魚肉置盤上.

向娼婦吟詩.
賤食還主人.
獎男女嬌騃.
食後不起妨主人.
喫他飲食不謙讓.
得人恩不思報.
家貧學富人.

攙奪人話柄.
作客踏翻臺卓.
橫箸在羹椀上.

認他高貴爲親.
將男女赴席.
筵上包彈品味.
問主人魚肉價.
借他物令自來取.
向人花園採果.
作客自呼賓.

惡客不請自來.
出門逢債主.

被醉人纏住不放.
與讐家對坐.

大暑逢惡客。
癡頑
有錢不還債。
見人文字強評騭。
家貧強作富貴相。
愚昧
背面說人過。
圖他酒食作證人。
父母在索要分析。
有惠於人望人報。
時人漸顛狂
無故譬始他人。
重孝鬬雞走馬。
養閒漢出入。
將田宅與人作保。
美妾妬妻。
知過不能改。
自不知過強怪人。
好說人家密事。
三頭二面趨奉人。
會聚不識尊長位次。
見他言語強拘。
把酒犯令不受罰。
棄家耽酒。
說六親過惡與外人。
有憾於人望人恕。
酒後呼鬼神。
譬記恩門。
婦女出街坊罵詈。
孝子說歌令。
長大漢放風箏。
賣田了吉凶。

非禮

呼兒孫表德.
聽妻話怪尊長.

枉屈

好父母無好子.
有錢不會使.
有疋帛不裝著.
惜錢有病不醫.
明月夜早睡.
有美味、慳藏臭腐.
權在手、不作好事.

不祥

臥喫食.
露頂寫字.
對日月大小便.

母在呼舅作渭陽.
祭亡人卻動樂.

好兒無好婦.
好衣不會著.
好顏色不解疋配.
男女長成不教.
有好花、不吟詩酌酒.
清要官、自犯贓罪.
年少時、好閒不習事.

對父母呼妻弟.
徑入他人房闥.

好女無好壻.
好廳館不灑掃.
好妾驅使重難事.
家藏書不解讀.
近好山水、不遊玩.
有美質、懶惰廢業.

無事嗟歎.
牽父母作呪誓.
散髮.

臥床上唱曲.
搥胷罵人.
未食椀中先插匙箸.

露頂喫食.
蔫上坐.

須貧
家有懶婦。
倉庫不點檢。
漫藏無用物。
多蓄愛寵。
物貴爭買。

必富
勤求儉用。
不欠債負。
耕作不失時。
諸婦和諧。
買賣不失時。

有智能
立性有守。
酒後不多語。
密事機藏。
避他人忌諱。

早臥晚起。
莊園不收拾。
狼籍米穀。
好遷移不止。
物賤反不買。

見藝廣學。
奴婢解耕織。
及時收藏。
不嫌麤辣。
物料不作錢。

養子不及父。
拋撒飲食。
棄業逐樂。
好結納權貴。
多作淫巧。

常點檢家事。
夜眠早起。
子弟一心。
財物有簿籍。

作債追陪。
愛賭博飲酒。
家事不愛惜。
慳不中禮。
遮蓋家人作非爲事。

不迷酒色。
家養六畜。
主母不信佛。
積少成多。

結交有智人。
博古知今。

臨事覺悟。
不習賤劣事。

不妄自逞能。　尊敬有德。　不親近小人。　不妄信奴僕。
入門問諱。　入境問風俗。　夜間常醒睡。　有疑問人。
不共愚人爭是非。

教子

習祖業。　立言不回。　知禮義廉恥。　精修六藝。
談對明敏。　進退威儀。　忠良恭儉。　孝敬慈惠。
博學廣覽。　交遊賢者。　不事嬉遊。　有守。
遇事有知識。

教女

習女工。　議論酒食。　溫良恭儉。　修飾容儀。
學書學算。　小心軟語。　閨房貞潔。　不唱詞曲。
聞事不傳。　善事尊長。
失去就

卸起帽共人言語。　罵他人家奴婢。　鑽壁窺人家。
不敲門直入人家。　席面上不愼涕唾。　主人未請、先上廳坐。

開人家盤合書啓.
探手隔坐取物.

強會

見他文籍強披覽.
見他物件強評價色.
見他鬬打強助拳.

無見識

不說事因先罵人.
遇事不分別是非.
男兒學女工.
不得獨入寡婦人家.
不得戲取物不言.
主人未揖食、先舉箸.

見他鞍馬逞乘騎.
見他文字強彈駁.
見他評論強斷是非.

不問道理、隨人做事.
縱兒子學樂藝.
要小下便宜.
不得黑暗獨行.
不得開人私書.

衆食未了先卸箸.

見他弓矢強彈射.
見他人家事強處置.

俗人學僧家道場.
縱兒子籠養.
不得飲酒至醉.
不得與無賴子往還.
不得借人物用經旬不還.

雜纂卷中

宋　王君玉續纂

奴婢相
扱卓高。
喫乾飯。
易圖謀
鄰舍貓兒。
難奈何
恃寵婢。
解隱形賊。
不得人憐
卒死虔婆。
不孝義兒。
無憑據
山縣更鼓。

添水滿。
疾睡著。
小兒手中物。
有錢惡妻。
被裏狗蚤。
釘手刼賊。
別人醜孩兒。
選人年歲。

挑燈長。
放物當路。
屬官古畫。
咬人馬。
偷食貓兒。
使性乞兒。
廢落廟筊杯。

剪燭短。
翻著衣裳。
破活鮎魚。
咬人犬。
不成器子弟。
低手圍碁。

醉後許物。　託魚鴈傳書。　不封底鎖。
買妾問來歷。　斜日照人影。
　趁不得　步尋下水船。
驚馬脫籠。　與村伧合曲。　醉漢蹴踘。
病起人同飯。
　冷淡　說雜劇。　喫素冷淘。　村伧打諢。
念曲子。
齋筵聽說話。　世代刼墓。　行法僧子。
　惡行戶　低棊趁手下。　癡兒使爺錢。　借物賽賭。
暑月作作。
　少思算
無錢挾妓。
秀才不讀書。　師巫魘死。　搭材匠跌死。　縣尉著賊。
　不相稱
水手淹殺。

糾儀失儀。　法司犯法。　彩畫溷室。　孝服加銀帶。
草屋安獸頭。　先生懶惰。　自做得　好笑
木匠帶枷。　鐵匠被鎖。　師姑袈裟。　冶人鍋釜。
服內懷孕。　僧道犯戒律。
對客泄氣。　村妓妝束。　長人著短衣。　婦人墜馬。
村巫降神。　口吃人相罵。　阻興
訪妓有客。　便風無帆。　玩月被雲遮。　遊山遇雨。
元宵大風雨。　新婚忽有疾。　花時多事。　賞花聞鄰家哭聲。
不可託人　覓女使。　往別州追妓。　買馬。
相新婦。
數散錢。
可惜

慳人有錢。　好女嫁醜漢。　富商據名妓。　歌妓被決。
新鞋袴蹴踘。　綵帛鋪失火。　玉器失手。　書畫被鼠嚙。
古銅器重鑄。　驢喫牡丹。
重難
瘡上喫棒。　冬月飲冷酒。　暑月赴公筵。　煉頂求福。
許捨身修寺。　陣上帶甲馬。　暑月檢屍。　大雨中送殯。
隆冬騎遠馬。
沒用處
漏鉼罐。　破鞋襪。　隔年桃符。　舊曆。
折針。　禿筆。
又愛又怕
狗喫熱油。　小兒看雜劇。　小兒放紙砲。　新婚女子。
初登山遊玩。　村夫看官過。　駭人看弄鬼神。
不識羞
下第人入期集院。　新女壻渾身著新衣。　被妓不采強入門。

賤物作貴賭輸誇口
邊官誇說兵權
不濟事
將女嫁內官
無錢後斷賭
臨渴掘井
船行借得鞍乘
大斧傷人手摩挲
晴歡喜
丈夫遠行歸
舉子與試官有關節
不自量
老漢嫌妻醜
不解作官歎沉滯
低棊要與人下子

不請自來攙坐
酒食店留得筆帖
飯後請喫茶
打殺人後戒酒
江心補漏
臨老及第
落解後試官說文好
無子聞女使懷妊
選人得岐路
醜妻恨夫要娶妾
客作嫌人家茶飯
巧人作事拙人不伏

誇妾妾端正
持齋日作客
臨死許修善
斷決後赦到
洒盡伶人來
賣棺聞人病重
同行拾得遺棄物
落第舉子罵主司
大將妻要人呼縣君
老子弟看少妓

惡札人愛使牋紙。
愛便宜
共喫果子揀大底。
共被把自家被在上。
寄槽養馬。
過不得
賃屋欠房錢。
狹巷騎馬逢車子。
臨渡無船。
難理會
波斯念孔雀經。
經紀人市語。
啞子做手勢。
大官侵占鄰人田土。
不識疾遲
富商騎雙控馬。
不取錢官人賤買物。
將生鐵博針。
將鍮釣鼇。
下賤人呼人表德。
騎別人馬遠出。
養母狗雌貓。
謁上官被蝨喔。
夫妻反目。
逢大官節。
暑月酣睡被蠅擾。
上司不喜。
醉漢寐語。
杜撰草書。
短舌人罵詈。
兩人拽斜說話。
古篆碑額。
抽亂絲。

急如厠說葛藤話.
告搶妻女要依日期.
發救兵須揀吉日.

不識好惡

失火處說好看.
向燈心皁莢鋪乞錢.

輟不得

問患脚人借拄杖.
問暑月行人借扇.

少道理

不會禪和尙問答.
田夫論朝政.

難忍耐

觀棊被禁不許教.
小兒灼艾.

留未食人喫茶.
喚老娘逢人問話.
發倉賑饑待奏報.

看斬人說僧子好手.
養蠶處乞僵蠶.
廚子處借刀.

村學堂講書.
無證見論訟.

患腹泄人尋厠不著.
脚骨上取箭頭.

判狀救火.
留走馬天使賭賽.

岸上看人溺水.
請舉子明年教學.
就雨中人借傘.

初學讀書人策論.

病起人忌口.
見人說無天理話.

沒意頭

妓家誇會做活計。

對僧道說異端害正。

對屠兒說買物放生。

對將官說儒雅事。

雜纂卷下

宋　蘇子瞻續纂

匝耐
猾胥曲法取受.
知人去上官處損陷.
自羞恥
和尚道士有家累.
說脫空漏綻.
強陪奉
莊家人與妓筵.
與蕃使接談.
佯不會
對尊官饒基.
新僉民兵問方氣.
旁不忿

監司聞部下贓濫事.
師姑養孩兒.
不飲酒人伴醉漢.
問新到僕妾手藝.

見非理論訟平人.
在官贓汚事發.
對上官說葛藤話.
初到官舊來事體.

村漢有錢.
無才識人作好官.
　不快活
步行著窄鞋.
暑月對生客.
村裏女壻戴幞頭.
　未足信
賣物人索價說呪.
媒人誇好兒女.
敵國講和.
　陡頓歡喜
窮措大及第.
有罪遇赦.
　這回得自在
僧尼還俗.

俗夫有好妻.
善人被小人凌辱.

赴尊官筵席.
重囚被鎖縛.
小兒初入學堂.

和尚不喫酒肉.
吏胥小心畏愼.

未有嗣生男.
富家兒乍入贅女婿.

宮人放出.

見初學人及第.

入試遇酷暑.
妬妻頭白相守.
吏胥遇嚴明長官.

醉漢隔宿請客.
妓別慟哭如不欲生.

遠地得家書.

重孝服闋.

囚徒釋脫。　不肖子乍無尊長。　寵妾獨得隨任。
不圖好　乞兒突好人。　去任官放潑要錢。
癩子喫猪肉。　劫盜妄引徒伴。
死囚罵法官。　買得賊贓物。　藏匿姦細人。
怕人知　賣馬有毛病。　去親戚家避罪。
流配人逃走歸。　舉子就試偶踈脫。　醫人自病。
同居私房畜財物。　賊被狗咬。　作官處被家人帶累。
說不得　賊贓被人轉取去。　善相撲偶輸。
啞子做夢。　諳熟行市買賣。　妬妻不會飲酒。
行姦被窘辱。
藏違禁物被盜。　曹司對曉事官員。
處子懷孕。　蠱利孩兒買物。
謾不得

諱不得
健兒面上逃走字。
有罪對知識人。
改不得
生來劣相。
好笑話人。
謬漢好作文章。
不肖子好賭博。
偷食貓兒。
得人惜
學行孩兒。
做活計女壻。
有行止公人。
學不得
神仙。

賊見眞贓。
性好偷竊。
愛說是非。
口吃人多說話。
還俗僧道舉止。

善歌舞小妓。
會讀書兒子。
不偷食貓兒。
良僕妾。

小官祖父名。
好說脫空。
淫慾無度。
貪財人愛便宜。
婢作正室有舊態。

快馬穩善。
好書畫。

天性敏速。
才識過人。
有膽氣。

能飲啖.　　臨事果斷.

忘不得　　好交友.　　受恩處.　　得意文字.

父母教育.

少年記誦書.

留不得　　暑月盛饌.　　愛逃席客.　　潮水.

春宵.

順風下水船.　　猴猻看果子.　　窮人粟帛.　　城門發更後.

大官得替後.

勑不得　　酒病漢.　　愛賭錢人.　　醉後相罵.

服硫黃.

夫妻鬥婢鬧.

悔不得　　中酒病.　　失口許人物.　　出語容易.

賭錢輸.　　好景失遊賞.　　少年廢學.　　見好物失買.

作過後事發.

怕不得

上陣相殺。
醜婦見舅姑。
省不得
閩人讀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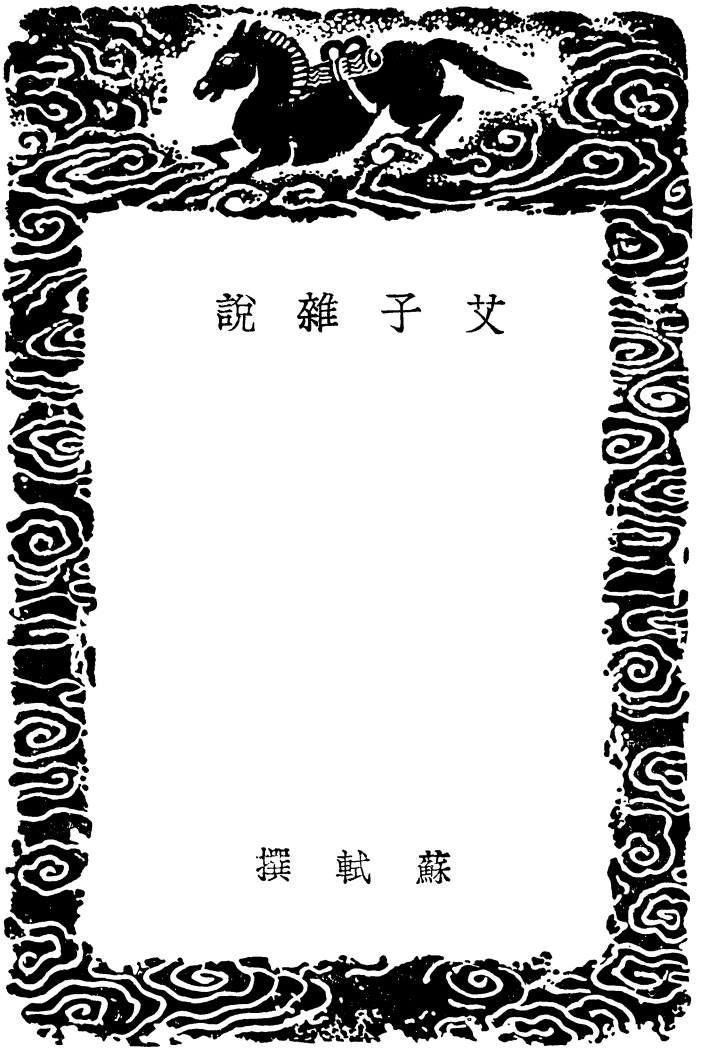
夏月餅師。
臺諫官言事。

諸行市語。

相撲漢拳踢。
弄潮。

番人說話。

有罪喫棒。
上竿。



艾子雜說

蘇軾撰

本館據陽山顧氏文房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艾子雜說

宋 蘇 軾 撰

艾子事齊王。一日朝而有憂色。宣王怪而問之。對曰。臣不幸。稚子屬疾。欲謁告。念王無與圖事者。所朝然心實係焉。王曰。盍早言乎。寡人有良藥。稚子頓服其愈矣。遂索以賜。艾子拜受而歸。飲其子。辰服而已卒。他日艾子憂甚。戚王問之故。慽然曰。卿喪子可傷。賜卿黃金以助葬。艾子曰。殤子不足以受君賜。然臣將有所求。王曰。何求。曰。只求前日小兒得效方。

艾子行於海上。見一物圓而褊。且多足。問居人曰。此何物也。曰。蟛蜞也。既又見一物。圓褊多足。問居人曰。此何物也。曰。螃蟹也。又於後得一物。狀貌皆若前所見而極小。問居人曰。此何物也。曰。彭越也。艾子喟然歎曰。何一蟹不如一蟹也。

艾子使於魏。見安釐王。王問曰。齊。大國也。比年息兵。何以爲樂。艾子曰。敝邑之君好樂。而羣臣亦多效伎。宇釐王曰。何人有伎。曰。淳于髡之籠養。孫臏之踢毬。東郭先生之吹竽。皆足以奉王歡也。安釐王曰。好樂不無橫賜。奈侵國用何。艾子曰。近日却告得孟嘗君處。借得馮驩來。索得幾文冷債。是以饒足也。

齊地多寒。春深求竽甲。方立春。有村老挈苜蓿一筐。以與放艾子。且曰。此物初生。未敢嘗。乃先以薦艾子。喜曰。煩汝致新。然我享之後。次及何人。曰。獻公罷。卽刈以餵驢也。

艾子好飲。少醒日。門生相與謀曰。此不可以諫止。唯以險事休之。宜可誡。一日。大飲而曛。門人密抽尻腸

致噦中。持以示曰。凡人具五臟方能活。今公因飲而出一賊。止四臟矣。何以生耶。艾子熟視而笑曰。唐三藏猶可活。況有四耶。

艾子行出邯鄲道上。見二媼相與讓路。一曰媼幾歲。曰七十。問者曰。我今六十九。然則明年當與爾同歲矣。

艾子一夕疾。呼一人鑽火。久不至。艾子呼促之。門人曰。夜暗。索鑽具不得。謂先生曰。可持燭來、共索之矣。艾子曰。非我之門、無是客也。

艾子見有人徒行、自呂梁託舟人以趁彭門者。持五十錢遺舟師。師曰。凡無賚而獨載者、人百金。汝尙少半。汝當自此爲我挽牽至彭門、可折半直也。

穰侯與綱壽接境。魏冉將以廣其封也。乃伐綱壽而取之。兵回而范雎代其相矣。艾子聞而笑曰。眞所謂外頭赶兎、屋裏失獐也。

齊王一日臨朝。顧謂侍臣曰。吾國介於數強國間。歲苦支備。今欲調丁壯、築大城。自東海起。連卽墨、經大行、接轘轅、下武關。逶迤四千里。與諸國隔絕。使秦不得窺吾西。楚不得竊吾南。韓魏不得持吾之左右。豈不大利邪。今百姓築城。雖有少勞、而異日不復有征戍侵虞之患。可以永逸矣。聞吾下令。孰不欣躍而來耶。艾子對曰。今旦大雪。臣趨朝、見路側有民祼露僵踣。望天而歌。臣怪之、問其故。答曰。大雪應候。且喜明年人食賤麥。我卽今年凍死矣。正如今日築城百姓、不知享永逸者、在何人也。

艾子使於秦。還語宣王、秦昭王有吞噬之心。且其狀貌、又正虎形也。宣王曰。何賢之曰。眉上五角聳。目光爛然。鼻直口哆。豐頤壯臆。每臨朝、以兩手按膝、望之宛然鎮宅獅子也。

艾子爲莒守。一日聞秦將以白起爲將、伐莒。莒之民悉欲逃避。艾子呼父老而慰安之曰。汝且弗逃、白起易與耳。且其性仁。前且伐趙、兵不血刃也。

艾子曰。田巴居于稷下。是三皇而非五帝。一日屈千人。其辨無能窮之者。弟子禽滑釐出逢犍。揖而問曰。子非田巴之徒乎。宜得巴之辨也。犍有大疑。願質于子。滑釐曰。犍姑言之。可能折其理。犍曰。馬騧生向上而短。馬尾生向下而長。其故何也。滑釐笑曰。此殆易曉事。馬騧上搶、勢逆而強。故天使之短。馬尾下垂、勢順而遜。故天以之長。犍曰。然則人之髮上搶、逆也。何以長。鬚下垂、順也。何以短。滑釐茫然自失。乃曰。吾學未足以臻此。當歸咨師。犍幸專留此。以須我還。其有以奉酬耶。入見田巴。曰。適出、犍問以騧尾長短。弟子以逆順之理答之。如何。曰。甚善。滑釐曰。然則犍申之以鬚順爲短。髮逆而長。則弟子無以對。願先生折之。犍方坐門以俟。期以餘教詔之。巴俛首久之。乃以行（音怳）呼滑釐曰。禽大禽大。幸自無事也。省可出入。

艾子曰。堯治天下久、而耄勤呼許由以禪焉。由入見之。所居土堦三尺。茅茨不翦。采椽不斲。雖逆旅之居、無以過其陋。命許由食。則飯土匕、啜土器。食麤糲、羹藜藿。雖厮監之養、無以過其約。食畢。顧而言曰。吾都天下之富。享天下之貴。久而厭矣。今將舉以授汝。汝其享吾之奉也。許由顧而笑曰。似此富貴、我未甚愛

也。

秦破趙於長平坑衆四十萬。遂以兵圍邯鄲。諸侯救兵列壁。而不敢前。邯鄲垂亡。平原君無以爲策。家居愁坐。顧府吏而問曰。相府有何未了公事。吏未對。新垣衍在坐、應聲曰。唯城外一火竊盜未獲爾。公孫龍見趙文王。將以夸事眩之。因爲王陳大鵬九萬里釣連鰲之說。文王曰。南海之鰲、吾所未見也。獨以吾趙地所有之事報子。寡人之鎭陽有二小兒。曰東里、曰左伯、共戲于渤海之上。須臾有所謂鵬者。羣翔於水上。東里遽入海以捕之。一攫而得。渤海之深、才及東里之脛。顧何以貯也。於是挽左伯之巾以囊焉。左伯怒、相與鬬之。久不已。東里之母、乃拽東里回。左伯舉太行山擲之。誤中東里之母。一目昧焉。母以瓜剔出、向西北彈之。故太行中斷。而所彈之石、今爲恒山也。子亦見之乎。公孫龍逡巡喪氣。揖而退。弟子曰。嘻。先生持大說以夸鉉人、宜其困也。

營丘士、性不通慧。每多事、好折難而不中理。一日、造艾子問曰。凡大車之下、與橐駝之項、多綴鈴鐸。其故何也。艾子曰。車駝之爲物、其大且多。夜行忽狹路相逢。則難於回避。以藉鳴聲相聞。使預得回避爾。營丘士曰。佛塔之上、亦設鈴鐸。豈謂塔亦夜行、而使相避邪。艾子曰。君不通事理、乃至如此。凡鳥鵲多託高以巢。糞穢狼藉。故塔之有鈴、所以警鳥鵲也。豈以車駝比邪。營丘士曰。鷹鷂之尾、亦設小鈴。安有鳥鵲巢於鷹鷂之尾乎。艾子大笑曰。怪哉、君之不通也。夫鷹隼擊物、或入林中、而絆足縚線、偶爲木之所綰。則振羽之際、鈴聲可尋而索也。豈謂防鳥鵲之巢乎。營丘士曰。吾嘗見挽郎秉鐸而歌。雖不究其理。今乃知恐爲

木枝所綰而便於尋索也。抑不知綰郎之足者、用皮乎、用線乎。艾子愠而答曰。挽郎乃死者之導也。爲死人生前好詰難。故鼓鐸以樂其尸耳。

趙以馬服君之威名。擢其子括爲將。以拒秦。而適當武安君白起一戰軍破。掠趙括、坑其衆四十萬。邯鄲幾敗。艾子聞之曰。昔有人將獵、而不識鶻。買一梟而去。原上兎起、擲之使擊。梟不能飛、投于地。又再擲、又投於地。至三四。梟忽踣跚而人語曰。我鴟也。殺而食之、乃其分耒。何加我以抵擲之苦乎。其人曰。我謂爾爲鶻、可以獵兎耳。乃鴟耶。梟舉掌而示笑。以言曰。看我這脚手。可以搦得他兎否。

范雎一見秦昭王。而怵之以近禍。昭王遂幽太后、逐穰侯、廢高陵華陽君。於是秦之公族與羣臣側目而憚雎。然以其寵而未敢害之。一旦王稽及鄭安平叛。而雎當緣坐。秦王念未有以代之者。尚緩其罪。因下令敢有言鄭安平叛者死。然雎固已畏攝而不敢甯矣。艾子因使人告之曰。佛經有云。若被惡人逐墮落金剛山。念彼觀音力。如日虛空住。空中非可久住之地。此一撲、終在。但遲速之間耳。雎聞薦蔡澤自代。

艾子一日觀人誦佛經者。有曰。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還着於本人。艾子喟然歎曰。佛仁也。豈有免一人之難、而害一人之命乎。是亦去彼及此。與夫不愛者何異也。因謂其人曰。今爲汝體佛之意、而改正之。可者乎。曰。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兩家都沒事。

有人獻木履於齊宣王者。無刻斲之迹。王曰。此履豈非生乎。艾子曰。蘗楦乃其核也。

齊宣王問艾子曰。吾問古有獬豸、何物也。艾子對曰。堯之時、有神獸曰獬豸。處廷中。辨羣臣之邪僻者、觸

而食之。艾子對已後進曰。使今有此獸、料不乞食矣。

艾子浮于海。夜泊島峙中。夜聞水下有人哭聲。復若人言。遂聽之。其言曰。昨日龍王有令。應水族有尾者斬。吾鼉也。故懼誅而哭。汝蝦蟆無尾。何哭。復聞有言曰。吾今幸無尾。但恐更理會科斗時事也。

艾子使於燕。燕王曰。吾小國也。日爲強秦所侵。徵求無已。吾國貧、無以供之。欲革兵一戰。又力弱不足以拒敵。如之何則可。先生其爲謀之。艾子曰。亦有分也。王曰。其有說乎。艾子曰。昔有龍王、逢一蛙於海濱。相問訊後。蛙問龍王曰。王之居處何如。王曰。珠宮貝闕。雾飛璇題。龍復問汝之居處何若。蛙曰。綠苔碧草。清泉白石。復問曰。王之喜怒如何。龍曰。吾喜則時降膏澤。使五穀豐稔。怒則先之以暴風、次之以震霆、繼之以飛電。使千里之內、寸草不留。龍問蛙曰。汝之喜怒何如。曰。吾之喜、則清風明月。一部鼓吹。怒則先之以努眼、次之以腹脹。然後至於脹過而休。於是燕王有慚色。

齊王於女、凡選婿必擇美少年顏長而白皙。雖中無所有、而外狀稍優者、必取之。齊國之法。民爲王婿、則禁與士人往還。唯奉朝請外、享美服珍味、與優伶爲伍。但能奉其王女則爲效矣。一日、諸婿退朝。相敍而行。傲然自得。艾子顧謂人曰。齊國之安危重輕、豈不盡在此數公乎。

齊有富人、家累千金。其二子甚愚。其父又不教之。一日、艾子謂其父曰。君之子雖美、而不通世務。他日曷能克其家。父怒曰。吾之子、敏而且恃多能。豈有不通世務耶。艾子曰。不須試之他。但問君之子、所食者米、從何來。若知之。吾當妄言之罪。父遂呼其子問之。其子嘻然笑曰。吾豈不知此也。每以布囊取來。其父愀

然而改容曰。子之愚甚也。彼米不是田中來。艾子曰。非其父不生其子。鄒忌子說齊王。齊王說之。遂命爲相。居數月。無善譽。艾子見淳于髡問曰。鄒子爲相之久。無譽何也。髡曰。吾聞齊國有一毛手鬼。凡爲相必以手摑之。其人遂忘平生忠直。默默而已。豈其是歟。艾子曰。君之過矣。彼毛手只擇有血性者摑之。

艾子一夕夢一丈夫衣冠甚偉。謂艾子曰。吾東海龍王也。凡龍之產兒女。各與江海爲婚姻。然龍性又暴。又以其類同少相下者。吾有小女甚愛之。又其性尤戾。若吾女更與龍爲匹。必無安諧。欲求耐事而易制者不可得。子多智。故來請問。姑爲我謀之。艾子曰。王雖龍。亦水族也。求婿亦須水族。王曰然。艾子曰。若取魚。彼多貪餌。爲鈎者獲之。又無手足。若取龜鼈。其狀醜惡。唯蝦可也。王曰。無乃太卑乎。艾子曰。蝦有三德。一無肚腸。二割之無血。三頭上帶得不潔。是所以爲王婿也。王曰善。

艾子行水塗。見一廟矮小而裝飾甚嚴。前有一小溝。有人行至水不可涉。顧廟中。而輒取大王像橫於溝上履之而去。復有一人至。見之再三嘆之曰。神像直有如此褻慢。乃自扶起。以衣拂飾。捧至坐上。再拜而去。須臾。艾子聞廟中小鬼曰。大王居此爲神。享里人祭祀。反爲愚民之辱。何不施禍患以譴之。王曰。然。則禍當行於後來者。小鬼又曰。前人以履大王辱莫甚焉。而不行禍。後來之人敬大王者。反禍之何也。王曰。前人已不信矣。又安敢禍之。艾子曰。眞是鬼怕惡人也。

艾子有從禽之僻。畜一獵犬。甚能搏兎。艾子每出必牽犬以自隨。凡獲兎。必出其心肝以與之食。莫不飫

足。故凡獲一兔。犬必搖尾以視艾子、自喜而待其飼也。一日出獵。偶兔少而犬饑已甚。望草中二兔躍出。鷹翔而擊之。兔狡翻覆之際。而犬已至。乃誤中其鷹斃焉。而兔已走矣。艾子忽遽將死鷹在手。歎恨之次。犬亦如前搖尾而自喜。顧艾子以待食。艾子乃顧犬而罵曰。這神狗猶自道我是裏。

艾子出游。見一嫗白髮、而衣衰麤之服。哭甚哀。艾子謂曰。嫗何哭而若此之哀也。嫗曰。哭吾夫也。艾子曰。嫗自高年、而始哭夫。不識夫誰也。曰。彭祖也。艾子曰。彭祖壽八百而死。固不爲短。可以無恨。嫗曰。吾夫壽八百、誠無恨。然又有壽九百而不死者、豈不恨邪。

艾子之鄰。皆齊之鄙人也。聞一人相謂曰。吾與齊之公卿。皆人而稟三才之靈者。何彼有智、而我無智。一曰。彼日食肉。所以有智。我平日食麤糲。故少智也。其問者曰。吾適有糶粟錢數千。姑與汝日食肉試之。數日復又聞彼二人相謂曰。吾自食肉後。心識明達。觸事有智。不徒有智、又能窮理。其一曰。吾觀人脚面前出甚便。若後出、豈不爲繼來者所踐。其一曰。吾亦見人鼻竅向下甚利。若向上、豈不爲天雨注之乎。二人相稱其智。艾子歎曰。肉食者、其智若此。

艾子病熱稍昏。夢中神游陰府。見閻羅王升殿治事。有數鬼擡一人至。一吏前白之曰。此人在世、唯務持人陰事、恐取財物。雖無過者、一巧造端以誘陷之。然後摘使準法。合以五百億萬斤柴於鑊湯中煮訖放。王可之。令付獄。有一牛頭捽執之而去。其人私謂牛頭曰。君何人也。曰。吾鑊湯獄主也。獄之事皆可主之。其人又曰。既爲獄主、固首主也。而豹皮裀若此之弊。其鬼曰。冥中無此皮。若陽人焚化方得。而吾名不顯

於人間。故無焚貶者。其人又曰。某之外氏、獵徒也。家常有此皮。若蒙獄主見憫、少減柴數得還、則焚化十皮爲獄主作褌。其鬼喜曰。爲汝去億萬二字、以欺其徒。則汝得速還。兼免沸煮之苦三之二也。於是又入鑊煮之。其牛頭者、時來相問。小鬼見如此、必欲庇之。亦不敢令火熾。遂報柴足。既出鑊、束帶將行。牛頭曰。勿忘皮也。其人乃回顧曰。有詩一首奉贈云。牛頭獄主要知聞。權作閻王不在君。減刻官柴猶自可。更求枉法豹皮褌。牛頭大怒。又入鑊湯益薪煮之。艾子既寤。語於徒曰。須信口是禍之門也。

艾子好爲詩。一日行齊魏間。宿逆旅。夜聞鄰房人言曰。一首也。少間曰。又一首也。比曉六七首。艾子其必詩人。清夜吟詠、兼愛其敏思。凌晨、冠帶候謁。少頃、一人出。乃商賈也。危羸若有疾者。艾子深感之。豈有是人而能詩乎。抑又不可臆度。遂問曰。聞足下篇什甚多。敢乞一覽。其人曰。某負販也。安知詩爲何物。再三拒之。艾子曰。昨夜聞君房中自鳴曰。一首也。須臾又曰。一首也。豈非詩乎。其人笑言。君誤矣。昨日每腹疾暴下。夜黑。尋紙不及。因汚其手。疾勢不止。殆六七汚手。其言曰。非詩也。艾子有慚色。門人因戲之曰。先生求騷雅、乃是大儒。

艾子一日晨出。見齊之相府門前、有數十人。皆貧窶之甚。人相聚而立。因問之曰。汝何者而集於此。其人曰。吾皆齊之貧民。以少業自營、亦終歲不乏。今有至冤。欲訴於丞相辨之。艾子曰。相府非辨訟之所。當詣士師也。其人曰。事由丞相、非士師可辨。艾子曰。然則何事也。其人曰。吾所業乃印雨龍、與指日蠻也。今丞相爲政數年。率春及夏旱。僕印賣求雨龍。纔秋至冬多雨潦、卽賣指日蠻。吾獲利以足衣食。皆前半年取

逋債印造。及期無不售者。却去年冬、係大雪。接春又陰晦。或雨。泥濘牛馬皮下、令人家求晴。吾數家但習常年先印下求雨龍。唯一人有秋時剩下指日蟹。遂專其利。豈不爲至寃乎。艾子曰。汝印者龍、當秋却售也。此乃丞相恐人道燮理手段。年年一般。且要倒過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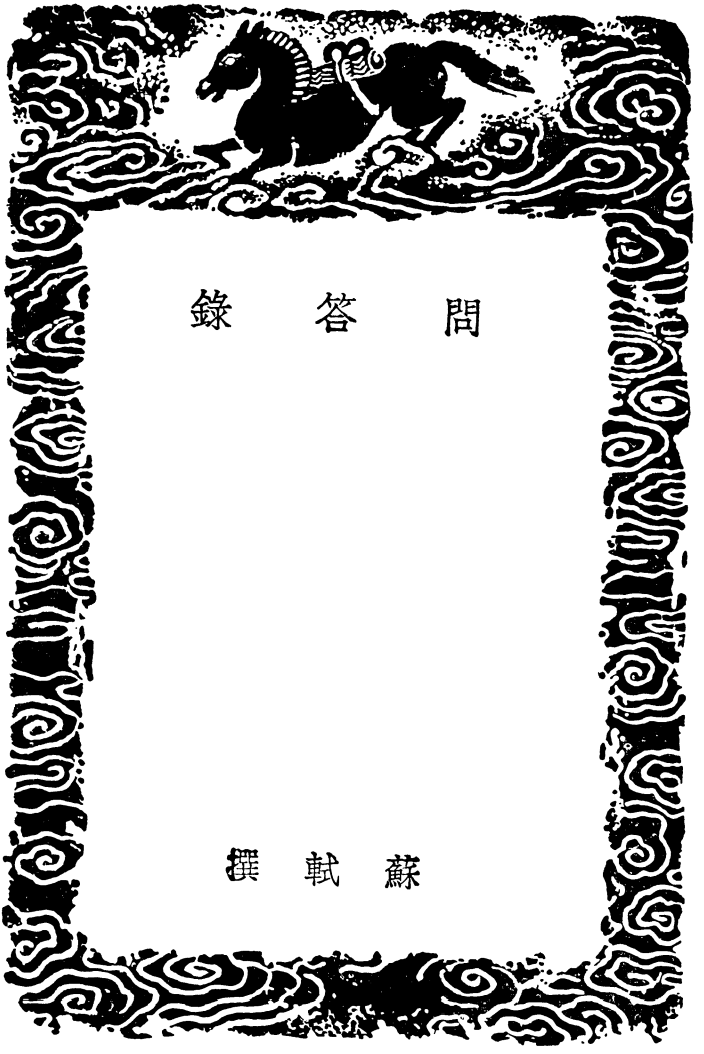
秦既併滅六國。專有天下。罷侯置守。艾子當是時、與秦之相有舊、喜以趣之。欲求一佳郡守。秦相見艾子、甚篤故情。日延飲食。皆玉醴珍饌。數日、以情白之。相欣然謂曰。細事可必副所欲。又數日乃曰。欲以一寸原。艾子曰。吾見丞相望之。然又日享甘旨。必謂甚有籌畫。元來只有生得耀州知白。

齊之士子。相尚裹烏紗帽。長其頂。短其簷。直其勢。以其紗相粘、爲之虛粘奇帽。設肆相接。其一家自榜其門曰。當鋪。每頂只賣八百文。以其廉。人日擁門。以是多慾期。一日、艾子方坐其肆。見一士子與其肆主語。吾先數日約要帽。反失期。五七日尚未得。必是爲他人皆賣九百文。爾獨卑於價以欺吾也。呶呶久之。艾子因曰。秀才但勿喧。只管將八百文錢與他。須要九百底帽子。

齊有二老臣。皆累朝宿儒大老。社稷倚重。一曰冢相。凡國之重事。乃關預焉。一日、齊王下令遷都。有一寶鍾重五千斤。計人力須五百人可扛。時齊無人。有司計無所出。乃白亞相。久亦無語。徐曰嘻。此事亞相、何不能了也。於是令有司曰。一鍾之重、五百人可扛。人忽均鑿作五百段。用一人五百日扛之。有司欣然承命。艾子適見之。乃曰。冢宰奇畫、人固不及。只是般到彼、莫却費鋼鑿也無。

齊宣王時、人有死而生。能言陰府間言。乃云。方在陰府之見閻羅王詰責一貴人曰。汝何得罪之多也。因

問曰。何人也。魯正卿季氏也。其貴人再三不服曰無罪。閻王曰。某年齊人侵境。汝只遣萬人往應之。皆曰多寡不敵必無功。豈徒無功。必枉害人之命。汝復而不從。是以齊兵衆萬人皆死。又某年某日饑汝蔽君之聰明而不言。遂不發廩。因此死數萬人。又汝爲人相。職在燮理陰陽。汝爲政乖戾。多致水旱。歲之民被其害。此皆汝之罪也。其貴人叩頭乃服。王曰。可付阿鼻獄。乃有牛頭人數輩執之而去。艾子聞之。太息不已。門人問曰。先生與季氏有舊邪。何歎也。艾子曰。我非歎季氏也。蓋歎閻羅王也。門人曰。何謂也。曰。自此安得獄空邪。



問答錄

蘇軾撰

本館據寶顏堂祕笈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東坡問答錄題辭

東坡以世法遊戲佛法。佛印以佛法遊戲世法。二公心本無法。故不爲法縛。而詼諧謔浪。不以順逆爲利鈍。直是滑稽之雄也。彼優旣覩之。失所據矣。刻東坡佛印問答錄。

萬曆辛丑九月日海虞清常道人趙開美識

問答錄

目錄

與佛印嘲戲
佛印譏謔
爲佛印眞贊題答
遊藏春塢
與佛印答問
佛印納東坡令
佛印因坡見罪
佛印與東坡商謎
與佛印起令
因月索行令
借意狀物名令
秦少游答歌幷疊字詩
納佛印令
題僧詩軸
聯佛印松詩
聯句嘲僧
因捫虱詰辨
的對
與佛印商謎
佛印與東坡墨斗說
佛印題茶詩與東坡
宴同官行令
坡妹與夫來往歌詩
坡妹採蓮疊字詩

東坡疊字詩　長亭詩
登厠譏行者

問答錄

宋　東坡蘇　軾撰

與佛印嘲戲

佛印未爲僧日。乃儒家流。羣書無不徧讀。滑稽應對。當時無出其右者。與東坡厚善。會飲必相諧謔。在神廟朝。因禱旱。乃詔在京各僧入內修設道場。演經說法。東坡乃戲謂佛印曰。君素喜釋教。竊聞詔僧供奉。盍不冒侍者之名入觀盛事。佛印信之。既入。上適見之。狀貌魁偉。遂賜披剃。佛印不得已而順受。實非本意。亦頗銜恨。後東坡宴而戲之曰。向嘗與公談及昔人詩云。時聞啄木鳥。疑是扣門僧。又云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未嘗不嘆息前輩以僧對鳥不無蔣僧之意。豈謂今日公親犯之。佛印曰。所以老僧今日得對學士。東坡愈喜其辨捷。

納佛印令

東坡與佛印同飲。佛印曰。敢出一令。望納之。不慳不富。不富不慳。轉慳轉富。轉富轉慳。慳則富。富則慳。東坡見有譏諷。即答曰。不毒不禿。不禿不毒。轉毒轉禿。轉禿轉毒。毒則禿。禿則毒。

佛印譏謔

東坡一日攜宅眷遊西湖。因往靈隱。適見佛印臨澗掬水。怡然忘機。坡詰之。答曰。聞此中有花紋小蚌可

愛欲得數枚置之盆池間以供閒玩猶恨未獲東坡戲之曰佛印水邊尋蚌喫佛印應聲答云子瞻船上帶家來蚌與家二字借意也坡頗恨之各分散而去

題僧詩軸

佛印令一僧每於東坡前言詩公甚鄙之一日僧乃攜詩軸求公爲序正所謂持布鼓過雷門也公戲題之曰大杜之下有小杜小杜之下翹然傑出非吾師而誰

爲佛印眞贊題答

東坡一日會爲佛印禪師題眞贊云佛相佛相把來倒掛只好擂醬別一日佛印禪師却與東坡居士題云蘇鬍蘇鬍比上不足比下有餘蓋子瞻多髯也

聯佛印松詩

東坡過天竺謁佛印款語間因言窗前兩松昨爲風折其一悵悵成一聯竟未得續其後舉以示坡云龍枝已逐風雷變減却虛窗半日涼坡續云天愛禪心圓似鏡故添明月伴清光佛印喜其敏捷歎服不已

遊藏春塢

東坡居西山日有徐都尉於所居之背面山闢一花塢廣植奇花異木名曰藏春塢時值芳春爭妍競秀盛稱一時東坡召佛印同往訪之徐以他出不遇洞門鎖鑰無以啓扃者忽見樓頭有一女豔粧凭欄凝望坡遂索筆題詩于門曰我來亭館寂寥寥鎮鎮朱扉不敢敲一點好春藏不得樓頭半露小花梢佛印

用坡韻復題其後曰門掩青春春自饒未容取次老僧敲輸他蜂蝶無情物相逐偷香過柳梢徐歸見所題詩明日乃約二人來訪久而不至因用前韻以足之曰藏春日日春如許門掩應防俗客敲準擬款爲花下飲莫教明月上花梢須臾東坡同佛印至徐乃出家姬侍宴偏賞紅紫眞勝集也酒酣坡卽席贈詞于姬曰滿院桃花盡是劉郎未見于中更一枝纖軟仙家日日笑人間春晚濃醉起驚落紅千片 密意難窺羞容易見平白地爲伊腸斷問君終日怎安排心眼須信道司空來自見慣徐乃卽席和坡詞付姬歌此以勸坡大醉而去詞云小苑藏春信道遊人未見花臉嫩柳腰嬌軟停觴緩引正夕陽逗晚鶯誤入驚觸(時)棠花片 只恨春心當時露見小樓外曾勞目斷樽前料想也饑心飽眼從此去縈心有人可慣

詞名殆人編

聯句嘲僧

東坡與子由佛印同飲于水閣偶見一婦人浣衣脚白東坡曰可聯句坡云玉筯插銀河印云紅裙釀碧波子由大笑戲後二句云更行三五步浸着老僧窠

與佛印答問

東坡得杭州倅一日過天竺與佛印遇于九里松握手縱步坡見一峰峭拔稍可愛因問何山佛印曰此飛來峰也坡曰何不飛去印曰一動不如一靜坡曰若欲靜來作廢答曰既來之則安之及寺門見揑塑金剛壯麗問佛印曰二金剛何者爲重印曰握拳者尊及至殿見有奉佛者齋供羅列香燭具陳復詢曰

金剛尊大齋供不及何也印曰彼司門戶恃勢張盛降魔護法無預齋供所以時人有詩嘲云撐肩努眼惡精神揑合從來假似眞剛被法門借權勢不知身自是泥人後至上天竺見觀音手持數珠坡曰觀音既是佛持念珠果何意耶印曰亦不過念佛號耳復詢念何佛號印曰亦只念觀音佛號坡曰彼自是觀音自誦其號未審何謂印曰求人不如求己復見座前致經一卷于其上云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還著於本人坡喟然歎曰佛仁人也豈有免一人之難而害一人之命乎是亦去彼及此與夫不愛者何異也因謂佛印曰今我體佛之意而改正之可乎曰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兩家都沒事佛印曰善坡贊云南海大士眞奇絕手持數珠一百八始知求己勝求人自念觀世音菩薩

因捫虱詰辨

東坡閒居日與秦少游夜宴坡因捫得虱乃曰此是垢膩所生秦少游曰不然綿絮成耳相辨久而不決相謂曰明日質疑佛印理曲者當設一席以表勝負及酒散少游竟往扣門謂佛印曰適與坡會因辨虱之所由生坡曰生於垢膩愚謂成於綿絮兩疑不釋將決吾師師明日若問可答生自綿絮容勝後當作餘音不託音會既去頃之坡復至乃以前事言之祝令答以虱本生于垢膩許作冷淘明日果會具道詰難之意佛印曰此易曉耳乃垢膩爲身絮毛爲脚先吃冷淘後吃餘託二公大笑具宴爲樂

佛印納東坡令

東坡王介甫設一令各人預先言之取其外無可言者以難佛印謂要令中有三百六十字又有牛字東

坡云天下有三百六十軍州惟有秦國出金牛介甫云一年有三百六十日惟有春日打春牛佛印云人身有三百六十骨節惟有丑生人肖牛亦應之巧妙也

東坡黃魯直佛印禪師三人同在百花亭上賞花飲酒至數盃後佛印起去小解子瞻遂問去那里佛印答云小僧忙片時至佛印來坐子瞻道我今行個忙令便先道云我有百畝田全無一葉秧夏已相將半問君忙不忙黃魯直云我有百箔蠶全無一葉桑春已相將老問君忙不忙佛印曰和尙養婆娘相牽正上床夫主外面入問君忙不忙

蘇子瞻在正堂置酒會客時黃魯直佛印禪師俱在飲酒數盃子瞻要行一個急急令當先道令曰急急急穿靴水裏立走馬到安邑走馬却回來靴裏猶未濕爭幾多二三分黃魯直云急急急把箭射粉墻走馬到南陽走馬却回來箭頭未點墻爭幾多二三尺佛印云急急急娘子放箇屁走馬到慈刹走馬卻回來孔門猶未閉爭幾多三五寸

的對

東坡之妹少游之妻也一日妹歸集宴因食煨栗妹謂坡曰栗破鳳鳳見坡思之天下未嘗無對數日竟思未能還之佛印來訪問坡有何著述坡曰欲琢一對未能也因舉前事佛印應聲曰何不云藕斷鸞鸞飛佛印復云正如無山得似巫山秀此亦同音兩意坡卽對云何葉能如荷葉圓子由曰不若曰何水能如河水淸以水對山最爲的對

東坡與子由夜雨對床。子由因舉曰。嘗見鬻術者云。課賣六爻。內卦三爻。外卦三爻。思之亦未易對。一日同出。坡見戲場有以棒呈戲者云。棒長八尺。隨身四尺。離身四尺。坡曰。此語正可還前日枕上之對。子由曰。觸機而發。誠佳對也。

佛印因坡見罪

東坡詆毀大臣。變新法。由是獲罪。當時遂置東坡于烏臺按鞫。其平昔所與交游者。一時連坐。譙斥廢秩者不下一二百人。累及佛印。遂法加編配。有與其厚善者。皆至慰勞。且傷其刺字之苦。佛印怡然歎曰。我佛胷題萬字。老僧面帶兩行。佛印後至一州。太守憐之。使健卒二人肩輿以送往。佛印戲謂健兒曰。健兒。你輩擡我。便是夾頭底金剛經。面面皆有字。聞者莫不大笑。

與佛印商謎

東坡卽拾一片紙。畫一和尙。右手把一柄扇。左手把長柄笊籬。與佛印云。可商此謎。佛印沈吟良久。莫是關雎序中之語歟。東坡曰。何謂也。佛印曰。風以動之。教以化之。非此意乎。東坡曰。吾師本事也。相與大笑而已。

佛印與東坡商謎

佛印持二百五十錢示東坡云。與你商此一箇謎。東坡思之。少頃謂佛印曰。一錢有四字。二百五十箇錢。乃一千箇字。莫非千字文謎乎。佛印笑而不答。

佛印與東坡墨斗說

佛印持匠人墨斗謂東坡曰吾有兩間房一間賃與轉輪王有時放出一線路天下邪魔不敢當東坡答云我有一張琴一條絲絃藏在腹有時將來馬上彈彈盡天下無聲曲

與佛印起令

東坡謂佛印起令曰要頭是曲名尾是二十八宿四箇字不間東坡曰黃鶯兒撲蝴蝶不著虛張尾翼佛印應聲答曰二郎神遶佛閣相視鬼奎危婁

佛印題茶詩與東坡

穿雲摘盡社前春一兩平分半與君遇客不須容易點點茶須是吃茶人東坡荅佛印云嫩蕊馨香兩味過感師遠贈隔烟羅試烹一盞精神爽好物元來不須多

因月素行令

東坡謫官黃州一日佛印來訪居佛印于雪堂而寢食焉官妓月素者坡喜其能詩凡會席必命至焉坡方宴佛印月素適從外來坡問汝來何爲對曰適過門聞宴客敢來求一盃酒坡曰汝來掇坐我作一令汝能還之令汝預坐坡曰要一物不喚自來下用兩句詩坡出令云酒既清殽又馨不喚自來是青蠅不識人嫌生處惡撞來筵上敢營營佛印卽口還令云夜向晚睡思濃不喚自來是蚊蟲吃人嘴臉生來慣枵腹貪圖一飽充月素云只將自身還令得否坡曰人亦天地一物爾何害乃還令云綺席張日將暮不

喚自來是月素紅裙一醉又何妨未飲便論文與字坡大喜其以己自喻意亦美也因命入坐遂同飲焉

宴同官行令

東坡在翰林日春宴同官適八人預焉佛印亦居其內中席東坡謂衆客曰某行一令上以二字重說下用一詩句協韻以狀其意東坡令云閑似忙蝴蝶雙雙過粉墻忙似閑白鷺饑時立小灘王介甫云來似去潮翻巨浪還西注去似來躍馬番身射箭回秦少游云動似靜萬頃碧潭澄寶鏡靜似動長橋影逐秋波送又客云難似易百尺竿頭呈巧藝易似難執手臨歧話別間佛印云悲似樂送葬之家喧鼓樂樂似悲送女之家日日啼又一客云有似無仙子乘風送太虛無似有掬水分明月在手永叔云貧似富船子滿船金玉渡富似貧石崇著得敝衣裙吳客云重似輕萬斛雲帆一霎經輕似重柳絮紛紛鋪畫棟又客云難似易不若云少年一舉登高第又曰富似貧不若云戀戀綈袍有故人

借意狀物名令

東坡令云水林檎未是水林檎芰荷翻雨灑鴛鴦恁時方是水林檎少游云清消梨未是清消梨夜半匆匆話別時恁時方是清消梨坐客云清沙爛未是清沙爛六幅裙兒留半片恁時方是清沙爛又客云紅娘子未是紅娘子凝脂二八誰家女恁時方是紅娘子佛印云荔枝兒未是荔枝兒夜半婆娘生下子恁時方是荔枝兒永叔云肉蓯蓉未是肉蓯蓉暮□□□朝食龍恁時方是肉蓯蓉又客云地骨皮未是地骨皮萬頃良田買斷時恁時方是地骨皮

坡妹與夫來往歌詩

東坡之妹聰慧過人博學強記尤工爲文有欲以秦少游議親者妹索其所業視之曰秦之文粗足以敵吾子由之才遂得偕伉儷後子瞻在翰林日妹往省行之適佛印以長歌寄坡有勉其退休之意坡讀之尤少凝思妹從旁適見之一覽了然歎曰使汝作男子名位必在我上妹因喜得縱觀翰苑未見之書乃遣价報書于秦姑遲其歸因錄佛印歌以示秦云歌曰

野野　鳥鳥　啼啼　時時　有有　思思　春春　氣氣　桃桃　花花　發發　滿滿　枝枝
鶯鶯　雀雀　相相　呼呼　喚喚　岩岩　畔畔　花花　紅紅　似似　錦錦　屏屏　堪堪
看看　山山　秀秀　麗麗　山山　前前　烟烟　霧霧　起起　清清　浮浮　浪浪　促促
潺潺　湲湲　水水　景景　幽幽　深深　處處　好好　追追　遊遊　傍傍　水水　花花
似似　雪雪　梨梨　花花　光光　皎皎　潔潔　玲玲　瓏瓏　似似　墜墜　銀銀　花花
折折　最最　好好　柔柔　茸茸　溪溪　畔畔　草草　青青　雙雙　蝴蝴　蝶蝶　飛飛
來來　到到　落落　花花　林林　裏裏　鳥鳥　啼啼　叫叫　不不　休休　爲爲　憶憶
春春　光光　好好　楊楊　柳柳　枝枝　頭頭　春春　色色　秀秀　時時　常常　共共
飲飲　春春　濃濃　酒酒　似似　醉醉　閒閒　行行　春春　色色　裏裏　相相　逢逢
競競　憶憶　遊遊　山山　水水　心心　息息　悠悠　歸歸　去去　來來　休休　役役

秦少游答短歌云

未及梵僧歌詞重而意復字字似聯珠行行如貫玉想汝惟一覽顧我勞三復裁詩思遠寄因以眞類觸汝其審思之安表予心曲

并疊字詩一首

鶯初囀雨晴花滿樹風靜日烘人伊思

秦之書記既到值坡與妹遊湖上得秦詩且會其意因覩物用其體卽成採蓮歌云

坡妹採蓮疊字詩一首

一莖雙蕊並雙蓮王孫採採蓮湯綠在人邊

東坡亦和疊字詩一首

愁君不見君愁苦已掌花賞

東坡書字意成詩比虜使至每以能詩自矜朝廷議以東坡館伴之使者索賦詩坡曰賦詩易事觀詩稍難耳因出長亭詩以示之詩云

長亭老盡古今情

環疊字詩。及東坡效體詩。精敏者一見固可以決。又恐有如虜使終日疑思不辨者。今逐一明解于下。

佛印長歌云。野鳥啼。野鳥啼時時有思。有思春氣桃花發。春氣桃花發滿枝。滿枝鶯雀相呼喚。鶯雀相呼喚岩畔。岩畔花紅似錦屏。花紅似錦屏堪看。堪看山山秀麗。秀麗山前烟霧起。山前烟霧起清浮。清浮浪促潺湲水。浪促潺湲水景幽。景幽深處好。深處好追遊。追遊傍水花。傍水花似雪。似雪梨花光皎潔。梨花光皎潔玲瓏。玲瓏似墜銀花折。似墜銀花折最好。最好柔茸溪畔草。柔茸溪畔草青青。雙雙蝴蝶飛來到。蝴蝶飛來到落花。落花林裏鳥啼叫。林裏鳥啼叫不休。不休爲憶春光好。爲憶春光好楊柳。楊柳枝枝春色秀。春色秀時常共飲。時常共飲春濃酒。春濃酒似醉。似醉閒行春色裏。閒行春色裏相逢。相逢競憶遊山水。競憶遊山水心息。心息悠悠歸去來。歸去來休休役役。秦少游詩云靜思伊久阻歸期。久阻歸期憶別離。憶別離時聞漏轉。時聞漏轉靜思伊。東坡妹採蓮詩云。採蓮人在綠楊津。在綠楊津一闋新。一闋新歌聲嗽玉。歌聲漱玉採蓮人。東坡詩云。賞花歸去馬如飛。去馬如飛酒力微。酒力微醒時已暮。醒時已暮賞花歸。東坡長亭詩云。長亭短景無人畫。老大橫拖瘦竹笻。回首斷雲斜日暮。曲江倒醮小山峯。

登厠譏行者

東坡與佛印最厚。往來不常。一日去訪佛印。語言酬答。不覺坐久。東坡倉皇登厠。有一行者會意。便隨後送些茅紙與之。東坡喜其會事。次日以一本度牒捨與披剃。一寺僧行駭然。纔知其因送茅紙之有功也。

後東坡又訪佛印。因而再至廁所。衆行者喧鬨相爭。各將茅紙進前。東坡在廁所。聞外面嘈雜作聲。遂問其故。左右以實對。東坡笑曰。行者們。自去腹上增修字。（以福字代腹字）不可專靠那屙屎處。

耕祿藁

胡錡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百川學海及稗海皆收有此書百川本在先故據以排印

以文爲戲曰子虛、曰亡是、曰毛潁、曰革華、曰黃甘陸吉、往往皆是也、而近之學士大夫、游情翰墨、且以藉知白、石虛中、竹媛之類、作爲制誥矣。鎛牛衣子也。歌豳頌牧之餘、藁有取農田之所殖、農器之所修。其爲書前之大務。輒緝農書爲詔、爲制誥、爲表、凡二十五篇。名之曰耕祿藁。不謂文也。姑亦擊土鼓、樂田畯爾。括蒼胡錡序。

耕祿藁

宋　括蒼胡　錡國器撰

擬力田詔

詔曰民以食爲天食不可闕則農不可惰堯敬授禹粒乂盤庚曰力穡乃有秋此古者歐民之農使著本而食其力我國家躬籍以供祀典制地以行仁政詔寬減賦租勉率亦云至矣比年以來嘆愁轉徙壯者不緣南畝而無常心豈斧斤奪其時歟繇役分其力歟厚斂以困之歟朕知無逸艱難亦惟責躬懼德弗類方春時和士膏脈起民事不可緩爾郡國循行阡陌宣究民恫以勑農爲急若有蟊賊痒而稼者鋤之爾父老率子弟孝悌陳敷蓄覃播載于胥斯田既順既宣則自今以始歲其有民無阻饑迺朕之意

擬銀青光祿大夫提舉醴泉觀田萬頃特授保康軍節度使兩淮安撫制置大使兼判揚州兼提領措置屯田大使節制本路河南出戍軍馬加食邑實封制

建列蠹以分封載嚴維翰奄全淮而作牧兼重留屯疇茲銀信之庸幡爾琳庭之處控師干而衛社隆使指以旌畬允熟輿言誕敷大號銀青光祿大夫提舉醴泉觀田萬頃蕞而肯播公以忘私退睦鄉閭有同井相友之義進陪卿伯爲立極經野之謀其至忱則忠乎君其實意則近乎古頃以仁政之潤澤推爲太平之紀綱貢助徹皆便于民不奢不儉租庸調悉寬其法欲逸欲安持界限以素嚴立經制而益謹無甚富甚貧之弊見謂均平縱近臣近親之家莫敢踰越方坐致豳原之化乃祈歸堯壤之耕亟示勉留爰加

優渥品特升於華戟。廩发賦於眞宮。少酬在畎之懷。終冀惠疇之用。矧維揚之重鎭、實今日之要區。未雨綢繆。合謹本根之備。及時間暇。當爲兵食之圖。顧惟禮耕義種之賢。足副內修外攘之志。統緩疆場。申畫郊圻。省騎墾湟。宜舉充國破羌之策。分兵闢渭。必循孔明定蜀之規。以耒耜執戈戈。以襜褕行介冑。象耘沃野。戰守有經。蟻聚列營。坐作聽命。期復恢於境宇。宜渙錫於山川。是用陟防渚之齋旄。開廣陵之槩鍼。兵事節度。悉歸封履之中。地利便宜。盡入輿圖之內。仍申采錫庸顯恩崇。於戲。師整戎修。徹士冀歌於周雅。馬騰士飽。平淮宜上於唐勳。往服朕言。式永終譽。可特授保康軍節度使、兩淮安撫制置大使、兼判揚州兼提舉措置屯田大使。節制本路河南出戍軍馬加食邑實封。

代田萬頃到任謝表

琳館養恬。冀息丘園之駕。珥戈疏闕。誤分淮甸之弓。顧天控避以弗俞。跼地勉承而有靦。伏念臣、量慚淺薄。品特下中。少事耦耕。粗得帶經之樂。壯沾圭祿。頗懷憂國之忠。越內外以若疇。辯總秸而定賦。千夫萬夫之長。愧匪其材。九推五推之間。備殫其力。迺上從盤之請。欲陶擊壤之情。忽授鉞以總帥。俾建麾而顯闡。矧長淮之境土。爲吾國之藩籬。民賴懷生。軍資討實。秉戈執耒。宜爲足兵足食之思。牧馬飯牛。盡講且戰。且耕之政。鞠旅而蓄其芭。出車而黍其華。戍牛或遣。則無載饑之憂。徒御或嚴。則有峙糧之望。預爲雨徹之計。可收日辟之功。六月出征。敢廢歌豳於七月。夏官董正。尤當任甸於地官。顧無圻畫之良規。曷副蒭宣之隆寄。茲蓋恭遇皇帝陛下恢復疆宇。整齊乾坤。一成立中興之基。大披圖籍。九井張太平之紀。丕

混車書。內將拓梁山奕奕之區。外欲歸齊國章章之士。知臣粗能積穀。故使備邊。察臣稍熟分耕。故資治塞。庚癸政需於飽餉。戊巳宜增於鉅屯。臣敢不實墾實塘。迺疆迺理。三事就緒。勉修潰浦之戎。萬年揚休。願報十田之德。

擬常熟縣開國侯穀實、進封常熟縣開國公。加食邑實封制。

慶有年而介福。久疏分井之封。播攸績以陟明。爰進植圭之秩。迺睠奏艱之惠。載推報本之恩。允穆師言。誕揚渙號。常熟縣開國侯穀實、學深種植。仁熟滋培。一日無食則饑。司民之命三代。處農而教。爲道之原。其和足召陰陽之和。其貴能賤金玉之貴。國歌始播。婦饁畝以勤勞。魯頌于尊。牧在坰而蕃碩。行師則藉之輓粟。徹疆則資之峙糧。持常平使者之權。視時登損。佐地官司徒之職。待國賜頒。疇庸既課於屢書。班祿宜先於增賦。乃刻名於繅璧。乃彰用於罘罳。爰卽侯疆。就陞公爵。于以重宅生之寄。于以顯育教之庸。於戲。歲月日時無易而用明。朕已建九疇之範。水火木金惟修而永賴。爾其敍萬世之功。益厲後圖。嗣有華寵。可進封常熟縣開國公。加食邑實封。

代穀實謝表

八政之疇曰食。粗喜屢豐。九井之田爲公。誤叨進秩。增畬錫寵。擊壤知恩。伏念臣、函植無奇。簸揚有靦。勿正、勿忘、勿助、幸免揠苗。實裒、實發、實堅、僅能維秬。顧何修而何飾。蒙載柞以載芟。天子元日而祈于郊。至勤聖駕。冢宰杪歲而制其用。亦費廟謨。偶六穗之告登。而三農之肯慶。遽超榮於品祿。仍加衍於戶租。不

稼而困。祇負素飧之愧。奏艱而粒。實歸教藝之仁。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心應形聲。化調風雨。正德惟和惟敍。舜厚其生。休證用乂。用成禹敷其福。異畝遂生於同穎。靡田不挺於稠華。雖已誇狼戾之秋。或慮有鵠形之歲。獎職方而任貢。升慮氏以司儲。猥令燕黍之徵。亦被周禾之命。臣敢不茂加播殖。益務滋生。八月穫、十月場、力課服田之事。九年耕、三年食、誓殫憂國之忠。

擬隴西郡開國侯來牟、進封關內侯加食邑實封制。

登實祈春。已課兩歧之最。薦名告夏。爰疏易地之封。於皇孔碩之英。貽我奏膚之美。穀差吉旦。穡播猷言。隴西郡開國侯來牟、外叶坤黃。內涵賁白。載行于野。懷大夫君子之忠。斯饗我農。成先公風化之業。將其來食。迄用康年。滹沱對竈之時。竟能濟業。崆峒跨鞍之頃。遂底休師。庸進績於農書。復侑忱於寢廟。來咨來茹。有在公助祭之恭。實好實堅。相尊祖配天之道。爰易隴西之舊壤。聿陞關內之新畬。於戲。雨露肥磽之不齊。爾既勉修於人事。山川土田之大啓。朕其加錫於侯功。往服休恩。勉圖後效。可進封關內侯。加食邑實封。

代來牟謝表

代食維好。績愧乏於善收。往卽乃封。恩誤叨於登進。自天錫命。易地祇榮。伏念臣、桑下枯荄。丘中槁苗。鬢黃髮。老風雪之彫殘。皦皦素心。抱冰霜之潔白。生樂國、而無鼠苗之感。歷元都、而有兔葵之思。因問俗於關中。輒借階於陛下。爰進仲舒之策。令勿後時。至形武帝之憂。詔其益種。欲使畝夏畛廉之所。皆有春

登夏實之資。地方慮於不齊。意敢希於所報。詎期削木之質。遽躋沃壤之區。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德游祥雲。政如時雨。五穀共衍。謨永平膏沐之懽。多黍同登。播元和天錫之頌。課吏奏漁陽之最。談兵却新鄭之師。以薦廟而勸相農民。以問價而選掄使者。肆令稺植。亦被播耨。臣敢不小大懷忠。艱難陳業。誦原野南都之盛。已幸富饒。歌宮室故國之虛。尚祈警戒。

擬米秫除祭酒誥

唐得祭酒、生徒皆喜。謂不寂寞矣。蓋橋門冠帶之地。必資醇經鉅賢而爲之長。以爾學殖素醇。詞英早粲。粤自脫頴而來。詩曰。或舂或揄。或簸或蹂。其所踐揚。亦既熟矣。頃登米廩。教思薰陶。士君子已有成周既醉之行。今擢表成均。維其令儀。以式我賓僎。使酌道味德者、皆沈浸乎醲郁。則將用汝作醴。往惟欽哉。

代米秫謝表

任閭師之耕。農功舉實。進司成之長。賓饌增華。楑量逾淮。懷棨踣地。伏念臣、素無學殖。徒有仁根。后稷教藝以來。芳聯南畝。陶潛賦歸而後頴露西疇。在前深愧於粔籹。若作尚資於麴蘗。忽從米廩。叨佩水蒼。清爲聖人中。俾樂道涯之泳。醉有君子行。使沾德海之流。自非沐漢化之鴻醇。何以式周朋之燕湑。茲蓋恭遇皇帝陛下、氣薰嘉協。瑞格和平。當豐年高廩之秋。畀烝爲醴。闡七月公堂之教。獻饗稱觥。將溥陶民俗於溫溫。迺首勸儒風於渾渾。肆令淺薄。亦被涵濡。臣敢不洗戒非彝。禮嚴有旨。招諸生而浸醲郁。盍明立館之規。造三代而樂優游。共適舞雩之趣。

擬馬菽除駕部誥

乘輿法駕公卿奉引太僕御參屬車蓋所以嚴導扈也爾理明芻悅才有駿聲乘馬在廐摧之秣之于牧之職咸休厥功朕甚嘉之今將駕鑾車、涖明堂擢爾司駕僕臣正、厥后克正思無邪、思馬斯藏爾其搜舉天閑之政使徒御不驚既碩孔安、則爲稱厥職其往欽哉毋失朕命

代馬菽謝表

典廐濫員無裨仰秣司輿躐寵有靦分曹聞命凌兢銜恩激烈伏念臣、用非穀粟材僅秸稭駒谷逍遙憎飽南山之味駟原濡沃備嘗圜圄之勞荷不棄於牧芻俾進供於飼餗約軛鳴八鑾之節宜預均調法駕備六馬之參盍先審御騰槽有幸導扈何居茲蓋恭遇皇帝陛下、臨下以寬馭臣以爵自強不息時乘六位之飛示朴爲先日却千里之獻屬舉我享我將之禮載嚴既閑既庶之司肆使駑疲獲依騎乘臣敢不益鞭而後載範其馳地熟九方幸已塵於太僕天低五路願長擁於屬車

擬良耜除司農卿誥

自大易取益之利以教天下時則有若此選已居開物成務之先矣爾楩柞風雨之姿樟楠雪霜之氣斲而成之惠我南畝其利已博朕所嘉賴擢儀九扈蓋以后稷之化圜原漢文之躬籍田皆爾之力爾其爲朕率趨末之民而知本起惰安之習而力勤俾五穀皆熟有年屢書是爲毋曠厥職其往欽哉

代良耜謝表

土脉起膏。俶嚴斲木之教。天田攜角。誤躋司稷之班。聞命凌兢。戴恩傴僂。伏念臣泥塗未脫。畎畝不忘。陳王業以歌豳。粗知大本。利天下以取益。祇效小忠。我田既臧。其笠伊糾。乃或耘而或耔。始載柞以載芟。正以九農播厥百穀。侯伯侯亞。侯彊侯旅。有厭其麃。如茨如梁。如坻如京。終善且有。猥慚芻賤。濫辱稼卿。茲蓋恭遇皇帝陛下。授曆析因。分田友助。卽功以知稼穡。靡或遑寧。親耕以給粢盛。昭然示勸。爰重中和書之進載祈秋冬報之豐。肆使畚耬。亦躋扈棘。臣敢不戒其趨末毋或違時。擊壤而歌。敢云帝力之何有。敍疇以父。當思農政之用成。

擬水部車龍除水陸轉運使誥

作周川衡。已成歲績。爲唐發運。爰重使名。自非負洞達之奇。何以稱轉輸之選。以爾風猷淵湛。器識陂涵。輸囷而容之蟠。桑無滯礙。犖角而骨之蛻。獨任捲舒。見謂圓機九流通之材。故有一動萬波隨之譽。已咨決汎。更賴沃焦。旱魃滌滌。蘊隆蟲蟲。孰慰兢兢之念。小子蹻蹻。老夫灌灌。共歌板板之詩。迺不憚於勤勞。爰妙加於迴斡。朕深嘉汝最。宜究其能。俾司將漕之權。毋效談河之闕。決鴻歌飯。已與陂下之耕。流馬運糧。期進漢中之策。勉加濡沃。嗣有激昂。

代車龍到任謝表

職濫水衡。何補禹疇之用。光濡隰畛。誤叨漢漕之榮。沐浴恩波。沱滂感涕。伏念臣、材卑碌碌。量淺沾沾。刋木而龍其驅。粗竭放飧之力。防稻而瀦其畜。僅殫掌澮之勞。政慚俛仰以隨人。所冀卷藏而束閣。川適逢

於滁滁泉曷導於源源迺沾詔墨之鴉鬗俾濯豪文之龜坼流濕就燥泄北海以灌涯自下升高激西江而捄涸爰煦斗升之活以將輦駕之輸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德厚海涵道明川理見善莫禦其決化妙流通從諫如轉諸圜迹無凝滯肆令猥瑣亦玷選掄臣敢不祗足施功鞠躬盡瘁鑿渠引渭當溥霑涇下之田輓粟飛芻願長富關中之廩

擬趙鎛除金部誥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爲農亦然爾仁爲之刃義淬其鋒早入爐錘取鍛取礪迄用有成原田每每捁据捋荼農亦良苦非藉爾何以芟夷哉此詩人所以有良耜臣工之褒朕嘉汝績擢司禹金今而後聚百鍊之精以鑄農器俾啓辟攘剔之有其具以成我黍稷往若予工毋廢厥職

代趙鎛謝表

掌周野之器請事老農修禹府之金誤登劇部自天聞命無地措躬伏念臣生本親鋤質爲至鈍畬田春暮共殫庤艾之勞南畝秋函爰竭薅荼之力方慚治躍忽拜秩增六齊轉人之工迺令典領三品揚州之貢亦俾甄收豈伊獷頑足堪器使茲蓋恭遇皇帝陛下政堅所執義成者方治天下猶在鑪範于堯鑄求良弼用作礪起自傅巖盡化買刀悉歸銷戟臣敢不切磋磨琢芟夷蘊崇斷矣同心輔大易耒耜之教作而從革成洪範稼穡之功

擬犂春知犍爲郡兼勸農使誥

古有農官。我朝分牧者繁農使。示厚本也。爾剛木近仁。遯肥空谷。神光牛背。訛寢莫羈。左迴右抽。往來脩直。高原卑隰。堅栗方苞。亦既著勞効矣。犍爲名郡也。畀爾一麾。爾其求距心之芻。化渤海之犢。俾千里無曠土。亦克用勸。則予汝嘉。

代犂春到任謝表

雨足周原。方協夢魚之兆。地分蜀壤。將還佩犢之風。延見老農。具宣聖澤。伏念臣、梓人傳之矩矱。鐵爐步之範模。技雖扼於塗泥。性獨耽於畝畎。辟其勿用。惇爾來思。給荊州之民。無裨強本。供柳中之士。何補增屯。誤簡三推之知。猥被一麾之寵。載循漢陌。共理嘉陵。率彼戍兵。市緡繒而田沃。助其鄰里。勞酒食以疇良。勉收破塊之功。實藉起膏之賜。力殫穀觫。報祝汙邪。茲蓋恭遇皇帝陛下、輝蓄牲亨。明離牝吉。引重致遠。教耒耨以變通。綴紺服蘧接車轔而沛艾。迺擇人而作牧。俾領使以勸耕。臣敢不勉豆銜恩。蒲鞭示化。種四萬頭之益。願廣租分。耦五百兩之連。尤思糧衞。

擬侯亞除耤田令誥

農者、天下之本也。朕躬耕耤田。率勸百姓。掌籍者、必惟其材。蓋是職、周爲甸師。漢祠先農。國朝俾典宗廟社稷之祀。爾壯而知本。穡事艱難、皆熟諳之。今擢爾令。宜殫竭其勞。亦服爾耕。以相我農民。匪但典祀事而已。往欽哉、無荒朕命。

代侯亞賀皇帝耤田禮成表

帝籍親臨禮重三推之祀皇恩大賚歡陶萬宇之春國典告成臣工稱慶竊以農而安本國重勸民載耒於保介之間教敃月令掌甸爲粢盛之備職隸天官或歌祈社稷之詩或下帥公卿之詔金根登壇朱紱于郊皆非侈觀美之文政以表躬耕之意洋乎今日展也盛儀恭惟皇帝陛下萬物覩乾三登樂泰仁禾善養獨明穡事之艱德稷惟馨恪謹稼嗇之奉農祥正而土膏起豳畝饁而春日遲雷動紺轅擁百僚之穆穆風生青耜慶千耦之耘耘爰舉農功載親祠事天地祖宗之歆格和溢奉璋孝弟頒白之泳游恩霑賜帛金雞飛舞寶兕忻愉聿新曠代之逢丕慰輿情之篤臣等叨隨擊壤快覩回鑾賈誼耕耤之言已陪給祭孟軻均田之說尤冀行仁

擬木斛除度支使誥

舜齊七政量居其一蓋徵此不足以平天下之心也苟非其材不在茲選爾中通而外直體圓而用方景山松栢是斲是虔就匠之輪以成厥器乃命式于九圍既戒既平時靡有爭朕已嘉汝績矣今擢司計度凡國賦之出納軍儲之斂散一歲幾何悉資筭畫爾其必有昔人不差升斗之長也往祗使事毋忽朕言

代木斛謝表

乾圜合制粗守均平渙汗有華忽陞計度循墻祇奉斂板欽承伏念臣器本易盈管無足算爲之以信曾陳韓愈之言剖而不爭徒抱莊周之志故在取益則圭撮不容少失有所宜損則黍勺勿使或加職第謹於漢倉政何裨於舜度愧蔑允工之報遽叨經費之諮矧歲計年支貴不差於升斗而沙量籌唱期盡給

於椎蘇慚無聚米之長曷勝足食之任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參天量廣並日德明無黨無偏成洪範農疇之用有容有執尊中庸既廩之賢以平政而行仁每量能而授職遂令空竭亦在箴揚臣敢不益盡虛心堅持端槩出入幾何之問所合講明會計當矣之言尙思佩服

擬倉部高廩除提舉常平倉誥

蓄積以備水旱此堯湯用心也然司蓄積之職者必惟其人爾彌高之望有容之德其胷中何止藏百萬矣頃典國儲陳陳露積乃且有賑貧捄乏之心朕甚嘉之常平使節未嘗輕畀今命汝往以究其材漢北邊之給唐京師之置皆昔賢所講明者可權度而舉行之使吾民含哺鼓腹咸遂一飽之樂則朕益汝嘉往惟欽哉

代高廩到任謝表

廩曹分職慚無一粟之裨庾節叨榮誤被六絲之遣穀涓問俗粒飽知恩伏念臣腹本空虛慮先饑困義重將軍之急劍屢指糧禮知賢者之尊鼎加繼餽幸遂坻京之詠僅逭匱困之譏方祈學稼以歸耕忽俾集苞而爰度豐凶品約當思戴胄之規貴賤權宜盡究壽昌之策第虞罄乏曷副寵綏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平政行仁博施濟衆先時備具成湯捐瘠之思以己視人大禹溺饑之念故當饋動人才之嘆而吁食有民瘼之憂豈俾罌儲亦塵器使臣敢不棠知所發飯不敢忘馳隰而廣諮詢具宣德意視歲而爲斂散加惠黎元

文房四友除授集

鄭清之撰

本館據百川學海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文房四友除授集

文房四友除授集

宋　鄭清之撰

安晚先生

中書令管城子毛穎進封管城侯制

制曰。造書代結繩之政。孰與圖回。將軍拔中山之豪。式隆任使。載疇爵秩。庸賁時髦。中書令管城子。食邑若干戶。食實封若干戶。毛穎。美秀而文。神明之胄。本長生於月窟。亦分配於日辰。何特顯於秦漢之間。蓋自別於衞聃之裔。記夙標於明眎。得而稱焉。昔見逐於韓盧。非其罪也。俾歸掌握。爰布腹心。簡牘是資。拔一毛利天下。文明以化。知百世俟聖人。通篆籀於古今。公春秋之褒貶。自蒙恬始。資其用。至韓愈復傳其功。博學強記。無以尚之。殫見洽聞。有如此者。雖嘗賜湯沐之邑。未能展摹畫之規。賞不酬勞。位宜稱德。發剖丹書之券。大開孤竹之封。期益廣惠施之五車。毋但樂渭川之千畝。分土壤黑勒。勳汗青於戲。萬里封侯。豈效昔賢之投筆。三朝受籍。涵觀寰宇之同文。徃盡乃心。毋替朕命。可進封管城侯。依前中書令、加食邑若干戶、食實封若干戶。

竹溪林史君（名希逸。字竹溪翁。）

代毛穎謝表

短才易乏。年已逼於二毛。新渥載沾。封有同於五管。何功間牘。有玷絲綸。伏念臣東郭裔徵。宣城居僻。羣

游巖穴。本無嫌於衣褐之徒。一落市朝。偶見憐於副墨之子。志雖酬於脫穎。嘲莫解於沐冠。何嘗嘆白首之蹉跎。乃誤被黑頭之任使。初入連山之筮。以同書占。及待衡石之程。與執燭伍。誰稱髦士。見謂筆公。曲直巧拙。其人是隨。每私慙於四友。貨錢注記。唯上所使。誠見縛於微官。或責效於短長。或視時而冷暖。霜毛半減。日力易疲。莫酬題柱之言。安有如椽之夢。楮知白嘗反面。以臣點汙而見疑。石虛中恃寵才。欲臣流落而後已。獨蒙拂拭。未忍棄捐。豈非以內劄施行。無漏言於片字。中書進擬。或任怨以一勾。忠粗竭於毫芒。恩久居於掌握。俾乃墨守。聊代筆耕。上林借一枝。已愧卓錐之貧士。渭川封千畝。重懷孤竹之清風。辱此獎提。若爲輸寫。茲蓋恭遇陛下。游戲翰墨。收拾英髦。察其不二之心。憐其欲禿之髮。謂非罪見絕。豈容無一字之裒。使有功不侯。是自負丹書之約。遂使管窺之士。復叨茅胙之榮。臣敢不盡力簡編。酬恩湯沐。對揚麻卷。幸襲元銳之封。期效衆心。時進公權之諫。

安晚先生

石鄉侯石虛中除翰林學士誥

勑朕恢張文治。搜攬奇材。石崖可磨可鐫。挺生國器。王言如綸如綍。允藉詞源。載嘉鳳咮之姿。庸陟鼇扉之選。石鄉侯石虛中。溫潤而縝密。重厚而剛方。風範端凝。面目嚴冷。巧匠斲山骨。剖元化之精英。擲地作金聲。露斯文之圭角。廉而不劌。澤乎其容。對冰壺以雙清。陋肉食之無墨。圓成規。方成矩。凜若通才。磨不磷。涅不緇。屹然雅操。披拂則管邑中令。切磋則上林客卿。秦徒引重於陶泓。唐始見推於薛稷。毋抱端溪

之璞盡呈孔席之珍聘以寶奩登之書府磨厲以須王出提挈而常案前期鍊色以補天豈研朱而滴露日高丈五影動磚花夜草制三風生玉著若竇儀之清以介與楊億之勁而剛是以似之予其潔也於戲徒得君重文章騰萬丈之光其代予言號令有三代之烈勉加灑濯式副簡求可依前石鄉侯除翰林學士

竹溪林史君

代石虛中謝表

銜而□□德慙粟玉之非命以濡毫班冠花塼之列榮光驟發駭汗交流伏念臣樣不入時器非適用未親宗匠尚欠切磋之功見謂麤材徒慕端方之操幸不折於屢挫幾見買以一官徒吟溪友之詩寧索山人之價少年好古博雅不遺斷缺之文人情厭舊喜新誰顧塵埃之物惟昔共文房之好於今皆儒席之珍毛穎以尖新相訪陳玄以剛介自許無滴水相及之惠有毀瓦求食之譏誰能轉手致之清波固有反面至於下石尋譜牒之遠近日以新人據几案而鄙夷指爲賤士歛賜班而絕席（來歛借字用）陶拉議以論錢（劉陶）獻技者貽笑於馬肝盜名者致身於龍尾（歛有龍尾石）人爭求售世孰聘珍或以火色誚周或以金聲忌綽書難自濶進無石生之媒洗以索瘢譽乏山公之啓雖磨不磷所友必端寧守黯之不欺（賈黯）肯附條而求進（蔡條）誰爲洒濯已分泥塗詎圖不直一杯水之才而乃獲置七寶床之右恩深繅籍時蒙宮錦之盼意重提撕更被寶奩之賜章身既紫對眼常青濡染固勤愧淵源之易涸氣質難化知圭角之未除徒

堅石不轉之心莫效壁俱碎之報茲蓋恭遇陛下得肆筆成書之妙有斲琱爲璞之心謂古人之制作尚傳以重厚爲貴若近世之雕鐫雖至而輕薄者多凡辭章之體製不工亦材質之醇疵相半若厭儕流之纖巧斯收巖穴之沉淪寧不汝瑕俾爲吾用臣敢不自礪爾質務潔其身從我而無所取材小器偶叨於承乏掌制而不善爲斲拙工未免於包羞

安晚先生

陳玄除子墨客卿誥

昔李斯學於荀況爲秦客卿尊寵委任之乃焚書坑儒自畔於孔氏罪不勝誅爾與毛穎陶泓之儔娛侍始皇乃能巍巍蓋覆知黑守白迄全博士書不至煙滅魯共王得科斗文字寫之竹簡亦與有力焉遂使百王文物如五采章施後世炳然目擊其有功於名教甚大與李斯異矣然則傳千古文章之印有三代號令之風磨以歲月賁飾聖世其效可殫紀耶俾陞棘列之光華寘亦松階之積累宜戒成蠅之誤務滋脫兎之毫往欽乃司毋乏吾事可除子墨客卿

竹溪林史君

代陳玄謝啓

焚膏油而自苦久懷如擣之憂升卿掌以驟華遽沐兼收之寵俯慙小物仰累洪爐伏念某黑水派遙黔川源淺自分爲池中之物伊誰賞爨下之音堅白辨雄見比漆園之傲雌黃口衆競嗤墨子之非擊幼安

之缶而歌烏烏解子雲之嘲而守默默面目黧黑志氣消磨未能希擣藥之僊已甘膏飲墨之士輕重未可問寧覬死灰之復然尺寸垂將夾敢作凌煙之遠計竈非肯媚突不得黔徒詫屈原之獨清寧信老子之守黑人皆自售爭先懷金而紆朱已獨見遺反誚草玄之尚白既論情無膠漆之固疇見知於杵臼之間肉食之色既無麤衣之緇莫滌玄圭誰錫故笏空存家聲莫續於五松陋品驟躋於九棘左右斷無即墨之譽姓名曷至中書之堂自揆資輕有慚明試茲蓋恭遇某官筆既提而再入瑟無膠以不調博極羣書允謂墨莊之富善無棄物均爲夾袋之儲惟其肯摸索於暗中所以入收拾之數內某敢不執愈堅於金石瑩毋變於丹青磨涅豈無恪守磷緇之訓方圓俱可肯貽卿皂之譏

安晚先生

楮知白詔

詔曰朕讀司馬遷史記知楮先生名旧矣想其議論風采恨不同時卿養素林下潔己不汙操行砥平襟量寬博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凡古今治忽人物賢不肖納納容受豈若輕兼有窘邊幅且學貫九流事窮千載六經百氏靡不該洽可謂博學多識之士矣朕稽古之暇富於著述方與毛穎陶泓陳玄三人者朝夕從事獨卿懷長才以傭書自給浮湛市肆間人情澆薄堅忍不顧雖宋人之刻蔡倫之造玉雪楚楚曾不與易豈老於世故猶有結繩之風歟其亟就公車與衆賢雜遝而進以抒心畫以展素蘊用騰洛價毋鬱刻藤故茲詔召想宜知悉

竹溪林史君

代楮知白謝表

雲隔幾重。自喜卷舒之適。風馳一劄。俾陪雜還之賢。菲薄何堪。震疊自愧。伏念臣源流好畤。飄泊剡溪。江以澄陽以暴之歸潔而已。鄰之厚君之薄也。奚擇於斯。家有鳳樓之譏。世以蟬翼爲重。雖曹交亦長九尺。而衛尉不直一錢。謂其文媲白以取青。謂其視看朱而成碧。一紙豈賢於從事。百番僅浼於參軍。從令沉浸以滿家。且疑破碎而害道。補綴以進。安得趙普之薦賢。邊幅是修。堪笑子陽之待士。自高曾累葉而下。有善和千卷之藏。刘楮自勞。學者徒費。誰肯爲之道地。乃俾貴于洛陽。豈陳玄毛穎之流。力期推挽。念左伯蔡倫之後。久歎寂寥。誤與剡聞。致叨簡拔。茲蓋恭遇陛下。以重規疊矩之聖。思席珍待價之才。謂尺有短寸有長。要使及時而展布。毋惡者貴。美者賤。反令避地以卷懷。特命兼收。豈必自售。臣敢不裁其偏側。束以規繩。十日一箱。常密藏於諫紙。千裨萬補。願無棄於書囊。

右一制一詔二誥。今傳相越公安晚先生老筆三表一啓。公客竹溪林侯肅翁所作。本朝元老大臣多好文憐才。王魏公門無他賓。惟楊大年至則倒屣。晏公尤厚小宋。歐陽九居常相追逐倡和。於文墨議論之間。不待身居廊廟。手持衡尺。然後物色而用。蓋其劑量位置。固已定於平日矣。竹溪所以受公之知。公之所以知竹溪。有以也夫。竹溪出牧于莆。以副墨示其友人劉克莊。亦公門下客也。雖老尚未廢卷。因拾公與竹溪棄遺。各擬一篇。公見之必發呈武藝舞柘枝之笑。淳祐戊

申季秋望日。克莊書。

後村劉中書（名克莊字潛夫）

中書令管城子毛穎進封管城侯制

提筆居公槐之位。久倚任於英豪。剖符拓孤竹之封。肆褒崇於勳舊。仍加書社。庸勑士林。具官某、出明視之宗。生廣寒之府。自伏羲造書而後。至蒼頡製字以來。居然貫通。靡不鈔纂。始避秦師之獵。甘處隱淪。繼入周人之買。遂陪衆俊。朕方興文治。妙簡譽髦。尊顯以史遷之官。綿歷乎汾陽之考。華顛欲禿。豈辭拔楊氏之一毛。清節自持。素恥營晉臣之三窟。雖勳名、異乎定遠之燕頷。然摹畫、妙於右軍之鼠鬚。供內廷肆筆之娛。開寰宇同書之兆。或寫諸琬琰。或勒在鼎彝。博古通今。雖百世可知也。策功行賞。何啻戶足道哉。益湯沐之奮畚。渙絲綸之新渥。於戲。古者重分茅之爵。是謂封君。聖人有徵管之言。深嘉仲父。毋廢朕命。以昌斯文。

代毛穎謝表

位冠鳳池。初乏英髦之譽。爵班侯國。忽加采食之封。沐寵懷慚。摛辭敍感。伏念臣中山舊族。東土寒生。昔西伯詢蒭蕘。首往遊於周囿。及孝王好賓客。復延致於梁園。遂由衣褐之徒。獲預汗青之列。居常摹畫。軍國之務。非但馳騁文字之間。盡挫鋒芒。不覺頴毛之禿。久居掌握。豈勝指目之多。或誣其就縛於蒙恬。或議其見絕於孔子。或笑武安之頭銳。或嘲蒲璧之心長。衆方吹求。上獨拂拭。屢創牘而祈罷。每賜劄而

示春留。得於漸濡。庶幾直諒友者。賜之湯沐。豈若恩澤侯哉。茲蓋伏遇陛下。奎壁之光燭天雲漢之章飾物。嘉臣冰霜勵操。素無三窟之謀。察臣巖穴奮身。非有五樓之援。疏分茅之異渥。酬執簡之微勞。臣敢不盡心服勤。碎首圖報。上林一枝。今以借汝。親逢明主之右文。渭川千畝。比之封君。深愧古人之辭富。

石鄉侯石虛中除翰林學士誥

朕。招延鴻碩。興起藝文。博約鑽之彌堅。既咸推於宗匠。號令煥焉可述。其遂長於禁林。爰錫贊書。以旌儒彥。具官某。內涵珍璞。外凜丰稜。不膚撓於他人。亦眼高於餘子。膺朝廷之物色。得於築巖。加師友之切磋。可以攻玉。性非燥濕所遷變。語不雕鐫而混成。一泓之水未足多。萬斛之源所從出。陋瓦注之拙野。易以精工。矯崑體之輕浮。返之古雅。不敢儕諸陶冶之列。居常置之几案之旁。屬當北門襮直之虛。孰堪東里潤色之選。求人惟舊。朕殊惜居易之老香山。取友必端。卿何愧九齡之產韶石。遂予環於荒遠。俾濡墨於禁嚴。噫。王言如絲。賴發明於德意。我心匪石。益磨礪於忠規。若時耆英。奚俟訓敕。

代石虛中謝表

割紫雲之石。聊以自娛。上白玉之堂。出於親擢。持鈍頑之陋質。汙清切之邇聯。伏念臣品在下中。譜尤晚後。望修門之日遠。覺幽谷之地寒。抱璞櫝藏。非敢索山人之價。剖珍包貢。不圖近天子之光。登之寶床。被以宮錦。澡身雖潔。仄目實繁。議臣山之未醇。評臣黯之太褊。洗吹不已。竟難求索於疵瑕。磨涅縱多。終莫磷緇於堅白。豈必染馬肝之指。居然先鳳咮而鳴。獎發藻之微勞。躋擢文之眞拜。與陳玄毛穎。同召見非

供鎮紙之需。逢李斯、趙高不喜儒。獨結衡書之眷。仍分茅之舊爵。出視草之新編。茲蓋伏遇陛下、操砥礪之權。刻雕鐫之弊。勒碑浯水。寧無老學之磨。應制金鑾。或用宮嬪之捧。致此支機之具。逼於華蓋之躔。臣敢不洒濯俗塵。切磋舊學。藉墨卿以風。顧雖慙臺閣之文。以石生爲媒。或可致巖穴之士。

陳玄除子墨客卿誥

秦重卿爵。以客斯爲之。漢仍秦舊。位亞翰林主人一等。優游文字之間。而不責以吏課。有賓友之道焉。爾粲然有文。磨而不磷。雖嘗見闢於孟軻。而或者謂其與孔子蓋相爲用。來從吾游。質凝重而氣芳潔。所長不在於點竄典謨、塗改雅頌而已。進之卿列。待以客禮。夫膏沃者、光燁。漬久者、色深。人之於學。何獨不然。予不憚於研磨。爾益思於策勵。

代陳玄謝啓

召同四友。愧湔染之非才。仕至九卿。忽婆娑而就列。皆猶甄之賜也。非媚竈而得之。伏念某、分上黨之枝。傳絳人之業。朝磨鐵研。夕映雪窗。雖皴裂欲無全膚。然燥濕終不改度。嗜古文字。班馬之香是薰。與人交口。陳雷之膠不解。弄翰之池盡黑。鬲口之突不黔。偶陪泓穎之名流。殊乏卿雲之妙思。上恩甚渥。月輒給於一枚。舊學都荒。歲纔磨於寸許。中遭點黜。梢見擯踈。嗤書駁之俳諧。指成蠅之謬誤。仲將之點如漆。世豈無於公評。內史之灰復然。公眞有於大造。粤惟先世、僅受松封。曾是鄙生、驟躋棘列。茲蓋伏遇某官。晬然見面。默而知言。潤色廟謨。不假丹青之力。劑量人品。尤嚴皂白之分。既淄蹏黜之誣。亦玷清華之選。某

敢不研精游藝摩頂訓知杜陵金掌之詩可謂榮矣豫子漆身之事竊有感焉

賜楮知白詔

漢儒推尊謚仲舒至矣然於謚曰賈生於仲舒曰董生友之而已獨於楮先生者師稱之其爲世所崇尚如此朕既召穎泓玄嘗左右三人者皆言汝功用敏於竹帛材質清於玉雪博記古今之書善摹國家之事鋪張設飾非汝不可矧方幅之士沓至于朝以煥三代之文而舒六藝之風雖欲卷而懷之得乎前求遺逸舉茂異不過令有司物色或下郡國遣詣公車吾詔書手記不可數得蓋以賓師之禮待汝汝其幡然而起賁然來思副朕右文之意

代楮知白謝表

臣無他技方虞劉惡之譏帝有恩言昭示褒奬之意粉身報淺汗背愧深伏念臣自奮孤根偶逢良匠施風斤之巧斲加月杵之精研早踐名場不數曳白之卷後游文館盡見殺青之書雖屬辭之士著價稍高然嗜利之徒見伐未已諺嘲珣短庭儀敞輕量才則曰牧臣奏技則云愈薄方聖宝飾昭回之際信難負於馬圖若愚臣窄邊幅之尤僅可供於驢券曾謂十行之明詔俾陪三益之後塵委穆之以百函之多餉張華至萬番之富大事則書之策安能措一字之謹嚴小子不知所裁徒自愧成章之狂簡茲蓋伏遇陛下取士常嚴於尺度養材靡縱於斧斨思妙化工陋癡人之刻葉辭根理致異墨客之夭藤深慙謫陋之姿奚補文明之治臣敢不益思展究少效鋪張新智無窮豈必謂蔡侯所造舊聞可輯或能補遷史之亡

女仙會誌

鄺琥撰

本館據寶顏堂祕笈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會仙女誌序

賜進士第養吾陳士元撰

玄陽僊史會仙女誌成。援余作序。捧讀既久。乃作敍曰。先生才雋志高。嗜奇好古。蟬蛻塵垢之表。而鳳翔千仞之岡。俗見舊習。一切劘刮。故學造深遠。鈎致益專。意趣所臨。輒成卷册。覽者或未之洞曉也。昔韓昌黎務去陳言。蘇子瞻贊其文起八代之衰。今觀茲誌。務去陳言矣。廣包大塊。細剖毫端。渺渺浩浩。蓋有立言之意焉。夫善立言者。不拘規範。善知言者。不汩糟粕。易有十翼。書有四制。詩有三緯。禮有別說。春秋有五例。文異而道同。學者宗焉。若測影而齊迹。是規範之拘也。束教而守常。是糟粕之汩也。嗚呼。立言惟難。知言不易。揚子雲草太玄。劉歆謂可覆瓿。桓譚謂其必傳。今其秩炳炳存也。桓劉之言。孰是哉。茲誌一出。世必有稱其可傳者。彼僊女之寓言。而實有是事也。奚足辯云。

皆嘉靖癸丑秋九月十有六日

會僊女誌序

賜進士第監察御史斗南祝乾壽撰

會仙女誌成。諸君子蓋嘗敍諸首。予乃以讀禮之既。竊聞而嘆曰。能無援是以知先生者哉。曩惟達者。偶慼越中。嘗嘉坻輿之勝。云常有異人出焉。無亦青牛東萊白鹿上沿氣壤所遭。比當休應而先生挺生其時矣。以故夙擅道藝。動奮雲霄。迨直契大道。杜門著述。累千萬言。此秩此論。錯綜玄化。剖析無前。索考不探之絕言。鈎取毫端之隱蓄。創必自始。俑將先倪。發鬼神之機。貌洩造化之樞。奧謂非隱孰以宣隱。非不常孰以道常。文中子以楊雄張衡謂古之奇振。人以其思苦言艱。得非先生之謂乎。或曰。先生鈎深索隱。得無駭而畏之。予曰。鴻冥也于逵。麟育也不轂。理固然耳。夜光之璧。卒然臨之。鮮不按劍而視。謂不有韞櫝而藏之者乎。是故必有援此以知先生者。先生姓酈名琥字仲玉。別號玄匡。會稽山人。予契友也。乃樂爲之敍。

嘉靖丙辰五月望日

刻會仙女誌題辭

玄陽仙史少聞會仙女事乃笑曰此無稽之談也輒置而不問及見稗官小說多載焉又嘆曰此以訛傳訛盡信書不如無書也輒掩而不閱至嘉靖辛卯予年弱冠獨處玄陽洞天忽遇仙女其事甚奇始信昔之聞見者非幻誕也遂紀天問二十四首僊女賦僊史歌各一首總名之曰會仙女誌云

嘉靖壬子三月五日會稽玄陽僊史鄺琥題

會僊女誌目錄

天問二十四首

問三才

問天地相去度數

問天傾西北

問日月旋轉

問日月烏兎

問月中丹桂

問日月交蝕

問列星名位

問牛女相會

問雷神擊殺

問龍能施雨

問雪花六出

問渾天

問五色石補天

問月盈虧

問嫦娥奔月

問日月黑影

問十日並出

問七豕白衣

問乘槎至天

問雷火斧屑

問雲雨升降

問九道九天十端八柱

問恠仙帝王
儷史歌一首

仙女賦一首

高寄齋訂正會仙女誌

明　會稽酈琥仲玉撰

問日月交蝕

玄陽僊史年甫弱冠讀易於玄陽洞天幽遠深邃超脫俗緣斂神抱一精思鈎玄嘉靖辛卯穌天光如洗月色穿簾異香滿室紫氣騰煙啓戶而視有女郎年可十六七膚體柔脂鬢垂髮玄器度雅飭舉止端嚴縞衣素裳緩步周旋行將漸近掩戶凝神靜坐頃刻門叩有聲仙史曰子爲誰仙女曰予處子也曰子其處子而淫奔者邪抑魍魎而爲鬼物也耶曰予乃天府英靈會自蓬瀛與子夙緣願執櫛巾曰士之躬兮猶可說也女之躬兮不可說也子先於吾必見放於尼父暮夜淫奔終見賤於國人予聘陳氏子而未娶是亦處子也以處子而納淫奔國人將以賤子者賤我矣子速返駕毋貽貳羞曰輕浮年少違棄綱常穿花弄柳竊玉偷香挑樓窺覿鑽穴踰墻子見予之色而勿慕知子非凡近而可與言者也予將與子談子午之窟洩天地之秘闡陰陽之精子毋疑予爲淫奔鬼物也願子學展禽而見納毋學魯男子而拒深曰子能談玄論洩玄秘此予之所樂聞也恐吾子之未能曰請子姑試之可乎予乃秉燭啓鑰請就外館東西列坐啜茗細論叩其所蘊義理精明意甚非塵寰中物也乃斂容啓手曰子稱天府英靈會自蓬瀛意者其僊女耶曰然曰子誠僊女矣仙女果何所自乎曰天體輕清不滅不生星宿精英有濁有清濁殞爲石清殞鍾靈故鍾于禽獸爲鳳爲麟鍾于草木爲芝爲椿鍾于母孕產育

賢聖。爲睿智。爲聰明。在地爲人。在天爲星。說乘箕尾。班班可徵。吾生有自。徵子孰論。曰星化爲人。自古及今。不知其幾。願悉數焉。曰僊女下謫。混凡蒙塵。紀載書中。預識吾心。角姬織女。孝配董永。少室仙妹。求配封生。江妃逢鄭。解佩江濱。藍橋裴子。道遇玄英。推餘類見。莫能悉陳。曰董遇仙姬織以濟貧。予亦貧士。子能織乎。曰陰陽契合。類聚羣分。角姬織女。量配董農。予諳文義。知子文雄。因才求配。終身願從。道克爲富。利莫爾營。織以助子。匪予所聞。曰子謫仙靈異。天載必明。予以天問。子盍爲我對焉。曰諾。於是起而問之。

問曰。三才之道。天地與人。何五行構精。男女始成。曰太初無始。溟涬鴻濛。混沌不鑿。兩儀未分。變易而有。太極虛中。天開子位。地闢丑宮。人生寅候。三才統同。五行顯布。萬物化宏。周朱闔旨。子莫信從。

問曰。天地相去。幾千萬里。東西何缺。數何可紀。曰天之高也。不可階升。去地之遠。孰陟而明。測晷度景。渺茫杳冥。二億餘萬。莫得其眞。四維步數。子莫信深。

問曰。天爲卯白。地爲卯黃。天何也外。地何中藏。曰天開地闢。黃白初分。肇判太始。卯喻乃明。天清上蓋。地濁下承。天包乎地。天反下凝。天凝地下。愈濁匪清。蓋天至論。考核宜精。

問曰。天體上蓋。覆物輕清。一氣貫徹。西北何傾。曰一氣上浮。磅礴渾淪。天道左旋。倏忽變更。東西南北。舊位難仍。翹首仰視。盡屬青晴。何西何北。孰虧孰盈。誰能到景。西北見傾。人言弗信。子惟信心。

問曰。天體渾淪。疑無罅漏。鍊石補天。敢以玄叩。曰輕清上浮。一氣渾融。原無罅漏。何俟補工。上有隙補。無

階可通。天位未定。溟涬鴻濛。女媧鍊石。五色始分。東木青補。南火色紅。北水補黑。黃色補中。金補白色。五方不同。補明天道。大哉帝功。

問曰。天體上蓋。地體下凝。日月何依。旅轉周行。曰維日與月。陰陽之精。一氣旋轉。晝夜無停。譬之血氣循環一身。空虛無倚。上下運行。豈必依附強天下凝。

問曰。莫大日月。懸象著明。月光何德。死而復生。曰維月之魄。假日之光。著明于上。人自下觀。譬之銀丸。各見一方。凌空倒景。察見毫芒。陰精皎潔。弦朔無傷。知子博覽。沈言是藏。

問曰。日維陽精。烏何三足。月死復育。兔何在腹。曰人生百歲。能復幾時。光陰迅速。兔走烏飛。附會勦說。兔搗烏棲。四足屬偶。三足屬奇。月非三窟。顧兔何居。

問曰。羿妻姮娥。亦與人同。竊何靈藥。能奔月宮。曰月秉陰精。姮娥陰靈。懸象無人。寓言斯名。竊何靈藥。羿妻能奔。霜娥何怨。獨宿何嗔。商隱鄙俚。願子勿聽。

問曰。月中丹桂。靈根何栽。靈隱結子。佳種何來。曰秋桂吐色。文戰奮揚。雄才高捷。桂花高燊。如登天府。峻極維艱。蟾宮丹桂。擬之名彰。靈隱附會。桂子芬芳。栽種結實。其味辛香。徐子至論。已破荒唐。

問曰。月中黑白。交映參差。山河之影。何破羣疑。曰日月之象。精蘊白黑。黑白著明。鑑貌辨色。目鮮黑瞳。易稱多白。多白之睛。耗眩昏寒。卽目觀象。至理斯識。山河之影。未受成式。段生鄙妄。胡破羣惑。

問曰。日月交蝕。時或晦明。春秋不載。子盍悉陳。曰天有九道。黃道居中。日月同度。參差會逢。參差月晦。會

逢日濛日居月上月蔽日魄月越常度日晦月宮隨其所犯淺深不同當蝕不蝕曆算未工。

問曰帝堯元祀日何十出羿何能射獨存其一曰帝堯爲世載紀不虛子摯亂政災異虐餘日光磨盪酷烈莫支眩如十日稼殺無遺命羿救獲射日驅馳如楊劍止如魯戈揮淮南繆妄以啓羣疑。

問曰麗空列星廣博無垠五方殊位何象何名曰萬象之精上爲列星元氣之英無象無名歌稱重耀傳聞夜明何斗何箕何虛何參觀象玩占強名其名東匪長庚西匪啓明五方殊位隨人所稱。

問曰北斗七星一行七家管輅白衣言何所指曰太公鈎璜以神水德漢高斬蛇托言帝泣北斗何神松下餔食廢園一甕杖奴胡得二子設言欲神其術豈王姥之辜七日常赦趙顏之壽哭而可益。

問曰織女牽牛天載二星時逢七夕相會何情曰紀星之狀維詩可詳大東箕斗南北繞環維箕生簸維斗生漿然且不可況駕河梁梭子軲頭二星名彰所織何錦所耘何疆男女通好言尤妄誕。

問曰張騫乘槎何以升天織女機石何以相傳曰張騫漢臣出使西域乘槎天遊好事浪述天無仙女何機何織杼柚其空有何機石賣卜君平豈能獨識張騫本傳並不載入華誌博物奇事莫及幻妄不經子勿沉溺。

問曰雷從何起雷有何神何以激殺何以司刑曰雷在地中萬物未生陰陽相搏衝擊而成譬之火炮其理甚明火擊于內爆之爲聲火光閃爍目眩生神物遇戕損天匪有心鼓動萬物權豈司刑。

問曰雷火焚燬斧屑遺棄何所措設何所乘製曰雷電猛燬擊觸勢烈如滾器投井反成堅冰雷非地鼓。

寧語斧屑。天聲雄迅。神化相夾。騰灼鳴空。近韓沉濁。遂成渣滓。屑形不滅。如龍升馳。雪塊遺結。其名令滯。反覩斧屑。

問曰。莫靈於龍。何以施雨。附氣轉化。何能吸水。曰陰陽和暢。雲氣薰蒸。霖雨下降。龍以從雲。江海龍窟。天無雨精。神龍變化。在天飛騰。雲騰致雨。雨非龍成。

問曰。山川興雲。氣結而成。於龍何究。於雨何生。曰山以藏氣。川以積氣。天地啓闢。一氣爲主。非特山川爲雲爲雨。有川有水。水者雨母。龍之俯仰。仰降而爲雨。子還母也。氣積以舒。有山有雲。雲者雨翼。龍之俯欝仰蒸。遍而爲雨。夫應婦也。氣藏以舒。山本上升。升者爲雲。雲從氣上。龍之勢引。川本下降。降者爲水。水從氣下。龍之勢沸。是故上下不阻。於間體。兩儀遂至於渥化。

問曰。冬雪六出。五出陽春。天產花樹。燕女何憑。曰雨雪霏霏。冬寒沍凝。隆冬陰盛。六出乃成。逢春五出。陽氣漸生。陰陽推遷。六五變更。燕華君論。援天自神。詭女仙謫。屭而匪眞。

問曰。九道何列。九天何名。十端何紀。八柱何承。曰天無九道。交錯雜陳。定爲五色。強名其名。九天八柱。意義相因。王逸謬註。八山何承。十端舛錯。穿鑿五行。繁露繁冗。支離不經。

問曰。曾據虞帝之玉琯。獻致西王。周穆之八駿。馳觴會母。黃帝之鼎湖。羽化羣工。靈王之飛輦。雲歌妙宛。漢武之玉函銀橋。曲寫霓裳。淮南之八童九老。雲犬霄鷄。是何怪也。怪果仙乎。仙果帝王乎。曰大旨抱欝。龍雲赴會。茅食九咳。經脩累葉。體齊紅雲。玉案業引。玄天洞樞。樂徹天鈞。味品鳳脂。作威洪範。專命

乾綱故祖龍鞭石見海鬼之相投而武王欲春致火速以報應幻化相齊天權莫測天問不能屈僊史復起而言曰天對玄奧子眞能洩玄秘談玄論予願樂聞者已聞命矣子能賦仙女賦乎仙女遂援筆而賦之

賦曰維蓂府之靈列宿之英資陰陽以成性資變化以成形衣雲裳而披霞錦能知來而藏往殉石髓而飲玉液亦含虬而內朗若夫朝遊北海暮宿丹丘朱顏映日雲髻凝秋忽凌霄而起遠乍排空而出幽恨晚遇之不偶如夜光之暗投足方進而將退心欲去而復留幸啓扉以列坐共啜茗而凝眸同董姬之相濟豈江妃之嬉遊意乞巧於北牖弗自賦其東樓然離易會難聚或成散居無定所習無常玩神思端莊貞一無亂情罔溺於房帷道先登于畔岸與爾談子午之窟而軼唐宋洩陰陽之秘而駕秦漢搜理義而益精闡人文而愈煥異仰青藜之光輝豈躭角枕之燦爛起昏昧於陰霾如太陽之始旦爾毋偏拗自恃得人是資顧君子之有道摽梅求其庶士同處女之有待葛覃恐其失時循禮不售韜光祈晦隨拒納而行止候昏明而進退委賤軀兮懷望任人情兮推遷慙田生靈丹之蘊彩陋雲客寒灰之起烟非人心而苟合實天意而曲全須知蜉蝣之夕當羨龜鶴之年人非盡歸於黃土吾已實得乎先天終超仙而脫俗勿得魚而忘筌若乃葛洪有妻王母有婿爾何拂清風而獨遠昇白雲而高致毋狗己以自悔盡因人而成事物有感而情偕迹或均而行異始未明其取舍今宜識其旨意子尙不知仙女之爲樂予又安知塵緣之爲利於是徘徊房露惆悵陽阿惜紆軫其何托慰浩月而長歌歌曰

人遇兮眞情闕。對面千里兮虛明月。臨風浩歎兮將焉歇。歌響未終。餘景就畢。悽慘變容。惶惶如失。又歌曰。明月既沒兮露欲晞。時不再兮吾將安依。佳期可待兮心弗違。僊史曰善。子復能代我歌僊史歌乎。仙女又援筆而歌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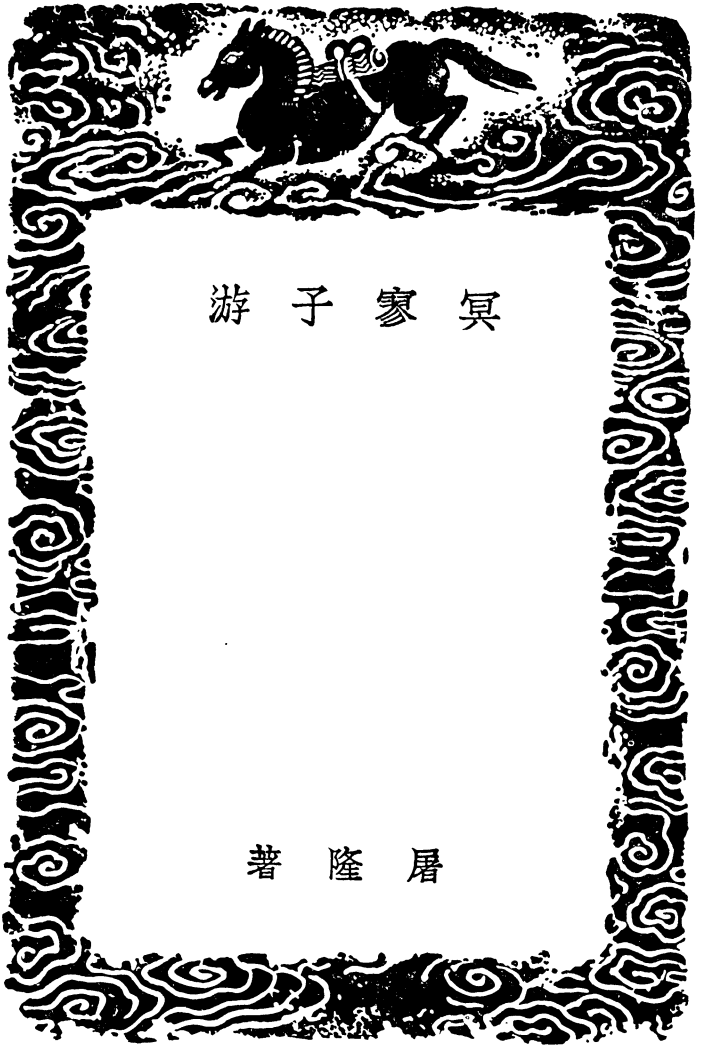
歌曰。我生之辰木入斗。鳥啼東井命壁守。壁爲文章斗得歲。許我文章播人口。三齡能言學誦詩。四齡指字識某某。五齡琢句對虛實。聯青驪黃媲奇偶。客來當座賦短章。四韻不待八叉手。九齡六經已畢讀。掩卷背誦無齟肘。丰儀翩翩秋天鶴。顏色濯濯春月柳。鄉閭每辱師長愛。學校恥與兒曹友。支分縷析辯異同。務植佳禾去狼莠。揮毫直欲五色爛。倚馬未肯一字苟。龍蛇擬將赤手縛。富貴自可拾芥取。文場馳驟竟一蹶。鬢鬟局促俯其首。歸來焚香長夜坐。盥櫛不暇面塵垢。淬鋒砭礪期再榮。狐豕隧突羣兒吼。豈惟文運遭九七。無乃曆數厄陽九。自慙定亂匪鉛槧。效卜父子鬻田畝。白下歸來生計拙。塗抹破硯掃敝箒。囊資空乏衣破裂。無以補綴謀諸婦。婦言別久彎珥空。借舊乞隣無不有。高堂姑老兒女幼。日羞魚蝦買黎藿。思無完帛御姑寒。那得吳綿與君厚。我聞愧赧雙臉赤。洒淚出門心欲剖。病軀有僕不得將。藥食扶持賴親友。自喜筋力尚康強。鬚鬢垂雲志未朽。老逢諸侯遠聘徵。白璧玄纁貢林藪。經綸欲試不強辭。儒服長揖坐談久。青鎖漏前傳午滴。紫幙爐熏散春牖。時番玉檢題鸞鳳。復賜銀箋篆蚪斗。清平不向玉關行。手持玉簡金揩走。有生豫定非強求。東井文章決傳後。盡將得失付忘言。浩歌長醉一尊酒。歌畢向前而揖曰。予與爾有夙緣。子勿能却。予勿能離。願化爲清風一襲。入於陳氏子

之軀。終身爲子執箕箒。子竊以爲何如。曰子之所談玄也。子之歌賦善也。今子所論。不亦幻誕而不經耶。曰昔錢塘之母。感陽宿之精。腹孕六子。剖脇始生。吾以處子之精。而入處子之身。不過美儀容。益智慧。倍遐齡而已。子何足怪乎。忽見淸風四起。遂不知其所往。翼辰。外母以女染奇疾。驚怖。召予面會永訣。予省視之。見病中容貌。體態言談。與夜遇僊女無異。心竊怪之。惟慰以無恙而回。踰月病瘳。是年孟冬五日。議昏邑尹晉江行吾張公學師安福湖山尹夫子與聞其事。錫以鼓樂綵帳。與從厚儀。行古奠雁禮。親迎于歸。歸後。德行文藝。漸進未艾。咸陳氏子內助之力也。陳氏子名千金字辛妹。別號房室仙姬。

後序

予讀屈子天問。非皆蔑道。多涉徵渺。朱子有兒戲之誚。既讀擬天問。如傅玄宋之問者數家。淺陋荒蕪。猥鄙瑣屑。諸子非屈氏之流。復讀晦翁柳州之天對。引證未免有牽附之病。難對悉委於不稽之談。故理學如朱子。文章如原厚。且彼此互有失得。況其下者乎。予遨遊湖海。會玄陽僊史於金陵。仙史出會仙女誌相示。初讀二三。憒然無識。再讀五六。少解其義。讀至八九。始悟精微宏辭奧旨。玄妙淵深。雖未必出於仙女之手。非有仙風道骨者。恐不能發出此等高議。雖謂仙女之眞手筆。亦可也。敢書附于末簡。

皆隆慶元年三月四日寶婺小漁唐子汝楫爲　玄匡兄書于留都牛首四華山房



冥寥子游

屠隆著

本館據寶顏堂祕笈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冥寥子紀遊叙

余性好遊。歲彊圉大淵獻。繇澱泖。泛五湖。跨三笠。南望普陀。浮錢唐。歷雁蕩。登天台。尋劉阮故跡。轉陟四明。循鳥道。漸入僊窟。追羲農之絶軌。躡二老之玄蹤。遇一道人。秀目白頰。披衲垂瓢。趺坐松下。旁若無人。余心揣其非凡流也。長揖造請。道人不一盼。余媿汗津津。膝行而前。不對。不敢起。道人矍然顧笑。步入松林。余肩隨之。道人曰。子何隨。曰隨道人。曰道何在。曰道隨在。曰何爲道。曰道即道。道人斂容閉目。良久語曰。道豈易言哉。言何容易哉。余長跽下風。茫然自失。道人手一編示余。題曰冥寥子遊。余莊誦之。道人忽不見。余觀是編渾形忽。忘物我。齊得喪。一死生。須彌非大。芥子非小。軒冕非華。鶉結非渺。彭鏤非壽。嫣子非夭。泯色空以合其迹。忽于有而得于玄。釋二名之同出。消一無于三幡。抱其一處其和。遊神于庭。仝于大順。行坐披閱。語語煙霞。頭頭是道。道人其冥寥子乎。彼有營營于修短。戚戚于窮通。譚匿情禮不典。書夜煎熬其形。而不知止者。視此亦可以少休矣。余不佞。不欲秘其傳以爲己藏也。因引其端。以廣吾同志云。

九峯赤松侶書於煌霞洞天

冥寥子游卷上

四明緯眞屠　隆著　　雲間士抑何三畏評

冥寥子爲吏困世法與人吐匿情之譚。行不典之禮。何謂匿情之譚。主賓長揖。寒暄而外。不敢多設一語。平生無斯須之舊。一見握手。動稱肺腑。掉臂去之。轉盼胡越。面頌盛德。則夷也。不旋踵而背語蹂也。燕坐之間。寔辨有口。乃託簡重。身有穢行。謬爲清言。懼裏言漏實。莊詰觸忌。則一切置之。而別爲浮游不根之談。甚而假儇伶之謳歌以亂之。卽耳目口鼻悉非我有。嗔喜笑罵。總屬不眞。俗已如此。雖欲力矯之不能。何謂不典之體。賓客酬應。無論尊貴。雖其平交。終日磬折俛首。何讎于天而目與之遠。何親于地而日與之近。貴人纔一啓口。諾聲如雷。一舉手而我頭已搶地矣。彼此相詣。絕不欲見。而下馬投刺。徒終日僕僕。夫往來通情。非舉行故事也。先王制禮。固如是乎。褒衣束帶。縛如檻猿。虱嚙膚撮。甚而不可捫。跬步閒行。輒恐踰官守。馬上以目注鼻。視不越尺寸。視越尺寸。人卽從旁偵之。溺下至不可忍。而無故莫敢駐足。其大者三尺在其前。清議在其後。寒暑撼其外。得失煎其中。豈惟繩墨之夫哉。雖有豪傑快士。通脫自喜。不涉此途則已。一涉此途。不得不俛而就其籠絡。冥寥子將縱心廣意而游于滃渹之鄉矣。

或曰。吾聞之道士處靜不枯。處動不喧。居塵出塵。無縛無解。俄而柳生其左肘。有鳥巢于其頂。此亦冥靜汎寥之極也。供爨下之役。拾地上之殘。此亦卑瑣穢賤之極也。而至人皆冥之。子厭仕路之跼蹐。而樂奇

游之清曠。無廼心爲境殺乎。冥寥子曰。得道之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焦。觸實若虛。蹈虛若實。靡入不適。靡境不冥。則其固然。余乃好道。非得道者也。得道者欛柄在我。虛空粉碎。投之囂喧穢賤。若濁水青蓮。淤而不染。故可無擇乎所之。余則安能若柳之從風。風南則南。風搖則搖。若沙之在水。水清則清。水濁則濁。余嘗終日清靜。以晷刻失之。終歲清靜。以一日失之。欲聽其所之。而在境不亂。不可得也。使天子可以修道。則巢許何以箕潁。使國王可以修道。則釋迦何以雪山。使列侯可以修道。則子房何以謝病。使庶官可以修道。則通明何以挂冠。余將廣心縱意而游于滂濊之鄉矣。

或曰。願聞子游。冥寥子曰。夫游者所以開耳目。舒神氣。窮九洲。覽八荒。采眞訪道。庶幾至人。啖雲芝。逢石髓。御風騎氣。泠然而飄。恥不知其何之。然後歸而掩關面壁。了大事矣。余非得道者。宅神以內。養德以澹。游氣以虛。敢不力諸。然而未也。宅神以內。忽而馳于外。養德以澹。忽而移于濃。游氣以虛。忽而著于意。其中不甯。則稍假外鎭之。其心無以自得。則或取境娛之。故余之游迹奇矣。挾一烟霞之友。與俱。各一瓢一衲。百錢自隨。不取盈。而欲令百錢常滿。以備非常。兩人乞食。無問城郭村落。朱門白屋。仙觀僧廬。戒所乞以食不以酒。以蔬不以肉。其乞辭以孫不以哀。畀則去之。其不畀者亦去之。要以苟免飢而已。有疑物色者。晦而自免去。有見凌者。屈體忍之。有不得已。無所從乞。卽以所攜百錢用其一二。遇便卽補足焉。非甚不得已。不用也。行不擇所之。居不擇所止。其行甚緩。日或十里。或二十里。或三十四十五十里而止。不取多。多恐其罷也。行或遇山川之間。青泉白石。水禽山鳥。可愛玩。卽不及住。選沙汀磐石之上。或坐而眺焉。

邂逅樵人漁父。村氓野老。不通姓氏。不作寒暄而約略談田野之趣。移晷乃去。別而不關情也。大寒大暑。必投栖止焉而不行。懼寒暑之氣侵人也。行必讓路。津必讓渡。江湖風濤。則止不渡。或半渡而風濤作。則疑神定氣。委命達生。曰苟渡而溺。天也。即恐宿免乎。如其不免。則游止矣。幸而獲免。游如初。遭惡少年于道。或慢觸之。少年行其無禮。則孫辭謝之。謝之而不免。則游止矣。幸而獲免。遊如初。有疾病。則投所止而調焉。其同行者稍爲求藥。而己則處之泰然。內視反聽。無怖死。如是則重病必輕。輕病立愈。如其大運行盡。則游止矣。幸而獲免。游如初。踪迹所至。邏者疑焉。而以細人見禽。或以情脫。或以智免。如其不免。則游止矣。幸而獲免。游如初。行而託宿石庵茅舍。無論也。託宿而不及。即寺門嵁阿窮簷之外。大樹之下。可以偃息。或山鬼伺之。虎狼窺之。奈何山鬼無能爲苦。虎狼無術以制之。不有命在天乎。以四大委之。而神氣了不爲動。卒填其喙數也。則游止矣。幸而獲免。游如初。其游以五嶽四瀆。洞天福地爲主。而以散在九州之名山大川佐之。亦止及九州所轄人迹所到而已。其在赤縣神州之外。若須彌崑崙。及海上之十洲三島。身無羽翼。恐不能及也。所遇亦止江湖之士。山澤之臞而已。若扶桑青童暘谷神王桐栢小有王母雲林諸眞。身無仙骨。恐不得覿也。其登五岳也。竦立罡風之上。游覽四海之外。萬峯如螺。萬水如帶。萬木如薺。星河摩於巾領。白雲出於懷袖。鸛鶴舉手可拾。日月掠雙鬢而過之。即嘯語亦不敢縱。非惟驚山靈。殆恐咫尺通乎帝座矣。上界晴灝。萬里無纖翳。下方雷雨晦冥而不知。微聞霹靂聲細于兒啼。斯時也。目光眩瞀。魂氣躍躍出壙垠。即欲乘長風而去。何之乎。或西日欲匿。東月初吐。烟霞晃射。紫翠倏変。峯巒遠近。

乍濃乍淡。又或五夜聞鐘聲。大殿門不關。虎嘯有風颯颯去。披衣起見。則兔魄斜墮。殘雪在半嶺。烟光溟濛。前山不甚了了。於斯時清冷逼人。心意欲絕。又或嶽帝端居。羣靈來朝。幢節參差。鈴管蕭蕭。殿角雲氣。幕綃霞綃。恍惚可睹。似近而遙。快哉。靈人之音。何彼泠風之斷之也。五岳而外。名山復不少矣。若四明天台金華括蒼金庭天姥武夷匡廬峨眉終南中條五台太和羅浮會稽茅山九華林屋諸洞天福地。稱仙靈之窟宅。神明之奥區者。莫可殫數。芒屨竹杖。縱不能遍歷。隨其力之所能到而遊焉。欲神瀆之水。問仙鼠之名。啖胡麻之飯。餐柏上之露。或絕壁危峰。陡插天表。人不能到。則以索自紲而登。或石梁中斷。玉扉忽開。奮而闖入。無恐咎。窈窕之洞。深黑而不見底。僅通一綫。仰逗天光。以火自導。而入焉。無恐。以尋高流羽士肉芝瑤草。及仙人之遺蛻處。游于大川。若洞庭雲夢。瞿塘巫峽。具區彭蠡。揚子錢塘。空闊浩淼。魚龍神怪之所出沒。微風不動。空如鏡也。神龍不怒。抱珠臥也。水光接天。明月下照。龍女江妃。試輕綃。躡文履。張羽蓋。吹洞簫而出。淩波徑度。良久而滅。胡其冷爽也。惡風擊之。洪濤隱起。鴟夷賈怒。天吳助之。大地若磨焉。寓縣若簸焉。恍乎張龍公挾九子。擘青天而飛去。胡其險壯也。又秀媚靚粧。莫如虎林之西湖。柳楊夾岸。桃花臨水。則麗華貴嬪之開曉鏡也。菱葉吐華。芙蓉濯濯。朝光澄鮮。芳香襲人。則宜主合德之出浴也。天清日朗。風物明媚。朱閣朝臨。蘭橈夕泛。則楊家妃子之笑也。烟雨如黛。羣山黯淡。奇絕變幻。亦大可喜。則吳王西施之艤也。冥寥子散步西泠六橋。已而深入天竺靈鷲。禮古先生罷而出。訪丁野鶴于烟霞石屋之間。入潮音落迦。則冥寥子之家山也。觀音大士道場在焉。采蓮花而觀大海。豈不勝哉。

意興既遠。汗漫而行萬里。足下耳目。偶愜其性。或句日居之。終朝趺坐以煉三寶。道德五千言。其竅與妙乎。玉清金笥。其忘與覓乎。扶桑玉書。其不問鄰乎。陰符二篇。其機在目乎。太上指其觀心。古佛操其定慧。因禪定以求參同。則兀如非枯也。仙靈之官。眞如之寺。金身妙相。焜燿如日月。燭既明矣。香既清矣。羽人衲子。分蒲團而坐。啜茗進菓。繙經閱藏。小倦則相與調息。入定久之而起。則月在籐蘿。蕭籟閒然。沙彌以頭觸地。童子據藥爐而瞑。于斯之時。雖有塵心。何由而入也。若在曠野。矮牆茅屋。酸風吹扉。淡日照林。牛羊歸乎長坂。饑鳥噪于平田。老翁敝衣亂髮而曝短桑之下者。婦以瓦盆貯水而進麥飯。當其情境悽絕。亦蕭瑟有致哉。若道人之遊。以此爲厭薄。則不如無遊也。若入通都大邑。人烟輪轂。車馬填委。冥寥子行歌而觀之。若集百貨者。若屠沽者。若倚門而謳者。若列肆而卜者。若聚訟者。若戲魚龍角觝者。若樗蒲蹴踘者。冥寥子無不寓目焉。興到入酒肆。沽濁醪。焚枯魚。生菜。兩人對飲。微醒。長吟采芝之曲。徘徊四顧。意豁如也。驚詫市人。何物道者。披藍縷蕭然。而風韻乃爾乎。衆共疑之。蓋仙人云。須臾徑去不見。高門大第。王公貴人。置酒爲高會。金釵盈座。玉盤進醴。堂上樂作。歌聲遏雲。老隸守門。拄杖在手。道人闖入乞食焉。雙眸炯碧。意度軒軒。而高唱曰。諸君且勿喧。聽道人歌花上露。花上露。何盈盈。不畏冷風至。但畏朝陽生。江水既東注。天河復西傾。銅臺化丘隴。田父紛來睥。三公不如一日醉。萬金難賣千秋名。請君爲歡調鳳笙。花上露。濃于酒。清曉光如珠。如珠惜不久。高墳鬱纍纍。白楊起風吼。狐狸走其前。獼猿啼其後。流香渠上紅粉殘。祈年宮裏蒼苔厚。請君爲歡早回首。歌罷。若有一客怒曰。道者何爲。吾輩飲方驩。而渠聲來敗

人意。頃以胡餅遣之。道人則受胡餅趨出。一客謂其從者曰。急追還道者。前一客曰。飲方懽。恨渠來溷人。以胡餅逐之善矣。何故追還。後一客曰。僕察道者有異。欲令還而熟視之。前一客曰。乞兒也。何異之有。彼渠意所需一殘羹冷炙而足。又一客曰。味初歌詞。小不類乞者。座上若有一紅綃歌姬離席曰。以兒所見。此道者。天上謫神仙也。兒察其眉宇清淑。音吐俊亮。謬爲乞兒狀。而舉止實微露其都雅。歌辭深秀。乃金臺宮中語。固非人間下里之音。況吐乞兒口哉。神仙好晦迹而遊人間。急追之勿失。最後一客曰。何關渠事。亦飲酒耳。試令追還道者。固無奇矣。紅綃者不服曰。兒固與諸公無緣。又若有一青綃者。復離席曰。諸公等以此爲賭墅。可乎。試令返道者。果有異。則言有異者勝。返之而無奇。則言無奇者勝。諸公大鬨曰。善。令從者追之。化爲烏有先生矣。從者返命。前一客曰。吾固知其不可測也。紅綃者愀然曰。是甫出門而卽烏有耶。惜哉失一異人。

冥寥子曳杖逍遙而出郭門。連經十數大城。皆不入。至一處。見峰巒背郭。樓閣玲瓏。琳宮梵宇。參差掩映。下臨清池。時方春日韶秀。鳥鳴嘉樹。百卉敷榮。城中士女。新裝袨服。雕車繡鞍。競出行春。或蔭茂樹而飛觥。或就芳草而布席。或登朱樓。或擲青雀。或竝轡而尋芳。或連袂而蹋歌。冥寥子樂之。爲之踟躕良久。俄而有一書生。膚清神爽。翩翩而來。長揖冥寥子曰。道者亦出行春乎。僕有少酒在前溪小閣櫻桃之下。朋儕不乏。而欲邀道者助少趣。能從我去乎。冥寥子欣然便行。至其處。若見六七書生。皆少年俊雅。先一書生笑謂諸君曰。吾輩在此行春。無雜客。適見此道者。差不俗。今日之尊。鸞欲與道者共之。諸君以爲何如。

咸應曰善于是以次就坐道者坐末席酒酣暢洽談議橫生臧否人物揚抗風雅有稱懷春之詩者有咏采秀之篇者有談廊廟之籌策者有及山林之遠韻者辨博紛綸各極其至道人在座飲啖而已先書生雖在劇談中顧獨數目道人曰道者安得獨無言道人曰公等清言妙理聽之欣賞而不能盡解又何能出一辭少選諸君盡起行陌上折花攀柳時多妖麗麟無芍藥往往目成而道人獨行入山徑良久而出諸君曰道者獨行入山何爲曰貧道適以雙柑斗酒往聽黃鸝聲耳一書生曰道者安得作許語差不俗庸知非黃冠中之都水賀監耶道人深自謙抑諸君復還就坐一人曰今日之游不可無作一人應曰良是有一人叫先成一詩曰疎烟醉楊柳微雨沐桃花不畏清尊盡前溪是酒家一人曰廚冷分山翠樓空入水烟青陽君不醉風雨送殘年一人曰戲問懷春女輕風吹縞襦不嗔亦不荅只自采蘼蕪一人曰金鞭擲道旁寶馬桃花汗何故擲金鞭儂將試紈扇一人曰青山帶城郭綠水明朝陽日莫那能返閟簾延月光道人曰諸公開美詩各佳甚一人曰道人能賞吾輩之詩必善此技某等願聞道人起立謙讓再三諸君固請不輟道人不得已徐曰諸公信一時之秀藝各擅場貧道蟬噪蛙鳴以博諸公噴飯乃吟曰沿溪踏沙行水綠霞紅處仙犬忽驚人吠入桃花去諸君大驚起拜曰咄咄道者作天仙之語我輩固知非常人也於是競問道人姓名但笑而不答問者不已道人曰諸公何用知道人名雲水野人邂逅一笑即見呼以雲水野人可矣諸君既心異道人于是力欲挽入城郭道人笑曰貧道浪遊至此四海爲家諸公懇愛即追隨入城無所不可遂相攜入城以次更宿諸君家自是或登高堂或入曲房或文字之飲或歌

舞之場。道人無不往者。城中傳聞有一雲水野人。好事者爭相致之。道人悉赴。人與之飲酒即飲酒。與之談詩文即談詩文。挈之出遊即出遊。詢以姓名。則笑而不答。其談詩文。剖析今古。規合體裁。頗核。或稱先王。間及世務。兼善詼諧。人愈益喜之。而尤習於養生家言。偶觀歌舞。近靡曼。或調之以察其意。道人欣然似類有標韻者。至主人滅燭留髡。燕笑媟狎。即正容危坐。人莫能窺。夜嘗少臥。借主人一蒲團。結跏趺其上。倦則即其上假寐而已。人以此益異焉。居月餘。一日忽告去。諸君苦留之。不可得。各出金錢布帛諸物相贈。作詩送行。臨別諸公皆來會。惆悵握手。有泣下者。冥寥子至郭門。第備足百錢。悉出諸公所贈諸物散給貧者而去。諸公聞之益歎息。莫測所以。

冥寥子游卷下

冥寥子行出一山路。深宵峭隘。喬木千章。藤蘿交蔭。仰視不見天日。人烟杳然。樵牧盡絕。但聞四旁鳥啼猿嘯。陰風蕭蕭而恐人。冥寥子與其友行許久。忽見一老翁。龐眉秀頰。目有綠筋。髮垂兩肩。抱膝而坐大石之上。冥寥子前揖之。老翁爲起。注目良久。不交一言。冥寥子長跽進曰。此深山無人處。安得有跫然者。翁殆得道異人也。弟子生平好道。中歲無聞。石火膏油。心切悲歎。願垂慈旨以開迷。老翁佯爲弗聞。固請之。乃稍教以虛靜無爲之旨。無何別去。目送久之而滅。山深境絕處。安得無若而翁者耶。

又或隨其所到。有故人在焉。疇昔以詩文交者。以道德交者。以經濟交者。以心相知者。以氣相期者。思一見之。則不復匿姓名。徑造其家。故人見肅。見冥寥子衣冠稍異。怪問之。答曰。余業謝人間事。通明季眞吾師也。曰公婚嫁畢乎。未也。以俟其畢。如河之清。向子平去則不返。余又將指家山聊以適吾性爾。于是款之清齋。追往道故。數十年之前。俛仰一笑。俱屬夢境。友人乃低回。既歎且羨。冥寥子其無累之人耶。夫貴執高張。榮華滲漉。人之所易溺也。白首班行。龍鍾盤跚。猶戀此物而不肯舍。一旦去之。攢眉向人。業問車馬而遲行。出國門而回首。既返田舍。不屑屑焉藝種稼理麻豆。面日夜問長安之耗。或遺書當路故人焉。胸中數往數來。直至屬纊乃已。有大拜命下之日。即其屬纊之辰。有目瞑數時。而朝使後至者。大可笑也。子何修而能早自脫屣若此。冥寥子曰。余閒中觀焉。殆有所傷而悟也。余觀于天。日月星漢何冗而早夜

西馳。今日之日。一去卽失。雖有明日。非今日矣。今年之年。一去卽失。雖有明年。非今年矣。天日自長。吾日自短。三萬六千朝而外。吾不得而有也。天年自幻。吾年自短。百歲而外。吾不得而有也。又況其所謂百者。所謂三萬六千者。人生常不得滿。而其間風雨憂愁。塵勞奔走之日常多。良時嘉會。風月美好。胸懷寬閑。精神和暢。琴歌酒德。樂而獲娑者。知能幾何。日月之行。疾于彈丸。當其轂轆而欲墮西岩。雖有拔山扛鼎之力。不能挽之而東。雖有蘇張之口。不能說之而東。雖有樗里晏嬰之智。不能轉之而東。雖有觸虹蹈海之精誠。不能感之而東。古今談此事以爲長恨。余觀于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江湖湯湯。日夜東下而不止。方平先生曰。余自接待以來。已三見滄海爲桑田矣。余觀于萬物。生老病死。爲陰陽所靡。如膏之在鼎。火下熬之。不斯須而乾盡。如燭在風中。搖搖然淚枯燼落。頃刻而滅。如斷梗之在大海。前浪推之。後浪疊之。泛泛去之而莫知所棲泊。又況七情見戕。聲色見伐。憂喜太極。思慮過勞。命無百年之固。而氣作千秋之期。身坐膏火之中。而心營天地之外。及其血氣告衰。神明不守。安得不速壞乎。士侯將相。甲第如雲。擊鐘而食。動以千指。平旦開門。賓客擁入。日昃張晏。粉黛成行。道人過之。呵聲雷鳴。而不敢窺。後數十年。又過之則蔓草瓦礫。被以霜露。風淒日冷。不見片瓦。兒童放牛牧豕之場。乃疇昔燕樂歌舞處也。方其鼎盛豪華。諧謔歡笑時。甯知遂有今日。大榮衰歇。何其一瞬也。豈止金谷銅臺。披香太液。經百千年而後淪沒哉。暇日出郭登丘。隴巒巒纍纍。燕韓耶。晉魏耶。王侯邪。販夫邪。英雄邪。豎子邪。黃壤茫茫。是烏可知。吾想其生時。耽榮好利。競氣爭名。規其所難圖。而獵其所無益。憂勞經營。疇不其然。一朝長寢。萬慮俱畢。余嘗

宿于官舍。送往迎來。不知其更幾主也。余嘗閱乎朝籍。去故登新。不知其更幾名也。余嘗出關門。臨津渡。陟高崗。眺原野。舟車絡繹。山川莽蒼。不知其送人幾許也。歎息沉吟。或繼以涕泗。則吾念灰矣。友人曰。晏子有言。古而無死。則爽鳩氏之樂也。齊景公流涕悲傷。識者譏其不達。今吾子見光景之駛疾。知代謝之無常。而感慨係之。至于沉痛。得無屈達人之識乎。冥寥子曰。不然。代謝故傷。傷乃悟也。齊景公恨榮華之難久。而欲據而有之。以極生人之樂。我則感富貴之無常。而欲推而遠之。以了性命之期。趨不同也。曰子今者遂已得道乎。冥寥子曰。余好道。非得道者也。曰子好道。而游者何。冥寥子曰。夫游豈道哉。余厭仕路跼蹐。人事煩囂。而聊以自放者也。欲了大事。須俟閉關。曰子一瓢一衲。行歌乞食。有以自娛乎。冥寥子曰。余聞之師。蓋有少趣在濟烹羊宰牛。水陸畢陳。其始亦甚甘也。及其饜飽膨脝。滋覺其苦。不如青蕪白飯。氣清體平。習而安之。殊有餘味。妖姬孌童。盡態極妍。撾鼓吹笙。滿堂鼎沸。其始亦甚樂也。及其興盡意敗。轉生悲涼。不如焚香擁書。兀兀晏坐。氣韻蕭疎。久而益遠。某雖常濫進賢冠。家無負郭。蔓無阿堵。止有圖書數卷。載之以西。波臣懼爲某累。一舉而捐之水濱。此身之外。遂無長物。境寂而累遣。體逸而心閒。其趣詎不長哉。一衲一瓢。任其所之。居不擇處。與不擇物。來不問主。去不留名。在冷不嫌。入囂不溷。故吾之游。亦學道也。其人乃欣然而喜曰。聆子之言。如服清涼散。不自知其煩熱之去體也。

子既好道。願聞其旨。夫三教亦有異乎。曰無有異也。今夫儒者在世之法也。釋道者出世之法也。儒者用實而至其妙處。本虛。釋道用虛而至其現處。本寔。譬之人。嘉穀以濟饑。甘漿以止渴。以漿濟饑不濟。以穀

止渴不止。儒者以其道治世。修明人倫。建立紀綱。法精網密。人待以爲命。然而世法榮華。易生健羨。世法無常。易生得失。世法束縛。易生厭苦。世法勤勞。易生煩燥。至於釋道貴寂寞而去榮華。重性靈而輕得失。離束縛而尚擺落。舍煩躁而就淒涼。故儒者譬則穀食也。釋道譬則漿飲也。以釋道治世。若以漿濟饑。固無所用之。欲存儒而去釋道。若食穀而不飲漿。如煩渴何。故三教並立。不可廢也。曰釋與道。亦有異乎。曰無有異也。釋貴虛靜。道亦貴虛靜。釋貴無爲。道亦貴無爲。釋之所重在神。故但修性而不言命。靈明之極。萬刼不壞。是性自該命也。道之所重在形。故多修命。然必性命雙修。以性立命。而後超凡度世。是命不能離性也。道家鍊精還氣。鍊氣還神。鍊神還虛。以成大丹。而出有入無。是有爲而無爲也。釋家戒生定。定生慧。至於慧。則靈光所在。亦丹也。是全以無爲無爲之爲。其道愈大也。釋家一證眞空。萬刼不壞。長生其所不必言者。道家形神俱妙。自然長生。初非貪長生而修道。以長生爲言者。蓋爲學人設。而非黃老之本旨也。道家有專言修命者。其道不大。雖足延年易壞。所謂地仙之輩是也。釋家修性不徹。則其形既壞。而其神有未能獨立。不免投胎奪舍。所謂淸靈之鬼是也。要而言之。佛道若成。仙何論乎。修仙者。以佛修仙。仙道乃大。二氏微有不同。其大處同也。友人曰。子之論三教核矣。何患不成。冥寥子曰。夫道知之非難。行之難。而不知若盲者之索塗也。知而不行。畫餅其可充飢乎。於是里中之人。稍稍有知冥寥子者。相期來視。冥寥子懼其披于酬應。乃辭友人而行。

至一處乞食。或見官府五百。縛一貧者而鞭之甚楚。索錢不得。五百愈怒。貧者聲泪俱下。一豪家子。鮮衣

怒馬。從者如雲。陵轢市人。市人屏息。屠兒持利刃宰牛。刲羊豕。呼聲極哀。諸魚鱉蚌蛤。鰍鱔堵積如丘山。腥穢聞數十里。或婦與姑反唇。或子與父詬語者。從童婦飾而誨淫。妖娼當門而挑客。作過種種。冥寥子愍之。乃呼集市人。廣爲設法。闡善提之果。論天人之福。拈三生之緣。指善惡之報。無住而修行。則爲大乘。清虛而修行。則爲仙品。有漏而修行。則生天界。抱欲而修行。則成魔道。嗔心而修行。則成修羅。壞法而謗道。則名闡提。遏暴而婬毒。則化羅刹。棄善而縱惡。則墮地獄。惡極而罪大。則沉阿鼻。其言凱切。聽者悚然。多有因而改悔者。

俄而一書生至。與冥寥子論辨。書生曰。仙與佛果有之乎。曰是何言歟。今夫凡夫縱欲憂勞。則心氣憒耗。偶時日清心寡慾。則神識爽然。人能密緯眞氣。保和靈光。則成仙作佛。又何疑也。吾姑淺言之。佛道兩藏。及高僧傳。神僧傳。傳燈錄。列仙傳諸書。往往出至人大儒手。百千萬億歲以來。彼豈盡無其事而妄言之。以欺誑後世者耶。神怪鬼魅。且人嘗有見聞者。有鬼神則有仙佛。何言其無。卽爲謗道。曰所謂東岳酆都閻羅冥官果有之乎。曰是何言與。今夫明有閻浮提天子宰割四海。其下則有宰相六曹監司。羣牧宣教達情。以恩威慶賞。整齊萬民。而後成世道。人天之上。有天帝端居統治。下土其下則有天神諸將。三官萬靈。考校人間善惡。分別賞罰。以彰神理。子謂神靈無有。寧謂上帝亦無有乎。有上帝而無神靈。一孤帝巍然于玉清之上乎。又何以賞罰善惡而行其教令也。曰善惡報應三世因果。果有之乎。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儒者之言也。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因。今生作者是。釋氏之言也。今夫愚

駛薄惡之子。終身富貴。慶流子孫。非其今生足以受之也。或以其前世種福根深也。聰明好修之夫。夭札坎壈。後嗣零落。非其今生有以取之也。或以前世之修福業薄也。不然。則此二事遂不可解。而上帝賞罰之權倒置矣。頃之一少年來戟手而罵冥寥子曰。道人乞食。得食即去。饒舌何爲。是妖人也。吾且聞之官。攘臂欲毆冥寥子。冥寥子笑而不答。或勸之乃解。

于是冥寥子行歌而去。夜宿逆旅。或有婦人冶容艷態而窺于門。須臾漸迫。微辭見調。冥寥子私念此非妖也耶。端坐不應。婦人曰。吾仙人也。愍子勤心好道。故來度子。且與子宿緣。幸無見疑。吾將與子共遊于度索蓬萊之間矣。冥寥子又念昔閭成子學道荊山。試而不遇。卒爲邪鬼所惑。失其左目。遂不得道而絕眞詰以爲猶是成子用志不專。頗有邪心故也。夫鬼狐惑人。傷生殞命。固也。不可近。即聖賢見試不遇。亦非所以專精而凝神也。端坐如初。婦人瞥然不見。爲鬼狐爲魔試。皆不可知矣。冥寥子游三年。足跡幾遍天下。目之所見。耳之所聞。身之所接。物態非常。情境靡一。無非鍊心之助。雖浪跡不爲無補哉。于是歸而葺一茆四明山中。終身不出。

冥寥子紀遊跋

夫道之難言久矣哉。非言之難。難其人也。是故必有照心者而後可與言。必有定心者而後可與言。必有達心者而後可與言。照則常明。定則常靜。達則能化。境至于化。又焉往而不得哉。余觀冥寥子一編。以照心生。定心因定心得達心。遽盧於天地。草芥乎功名。石火泡影乎萬變。唏噓乎吸乎千秋。前無老莊。後無黃赤。栩栩然對境忘境。入于化矣。豈佞人之瀏瀏者可彷彿其萬一哉。或曰。冥寥子卽四明屠長卿也。噫。微斯人其孰能言。

顧世能識

漢林四傳

鄭如相著

本館據涇川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漢林四傳

清　漢林鄭相如著

白雲蘭生傳

蘭生、名莽、產涇白雲山麓。其性潔。其行芳。少爲壺公弟子。學吐納法。遂隱于壺。每出駐磁甌、賢士大夫樂其臭味。氣誼浹洽。見頭頂沸沸有白雲往來。其香如蘭。羣號爲白雲蘭生。生不自知本所出。嘗云。昔神農氏與吾祖交。識吾祖性。能除痗去厲。後姬公製爾雅。謂檟苦荼。又吾姓始著時也。韓家世蕃衍。有龍團、有密雲、有武夷、有峴岈、有北原派。難悉數。散處宇內。晉杜育著之賦。唐陸季疵傳以經。盧仝玉川、皮魯望、賡以詩歌。溫從雲、段碼之、補顧渚事十數節。存之方策。生族姓源流瞭然矣。白雲之裔、其前未顯。自帝子風光來水西。與黃巢師唱和。穿巖越壑之瀑、溪澗留之不住。獨與生爲水乳交。帝子飲其和若醇醪。將歸長安、把甌與生約曰。孤他日得受命。當貢汝于朝。生再拜謝曰。殿下茹臣沫。香霑齒頰矣。帝子大笑。自是蘭生得歲歲朝京師。生後子孫形狀雖同、隨人好惡作裝束。張之似旗。裹之似鎗。朝野中人、每取二族以鬬。各不相上下。或曰涇山水以李白著。白至水西。密邇白雲。惜未與生接。或曰。白喜麴生、故與生不相能。其臨行贈汪倫詩。言桃花潭水、不及倫之深情。意其時宜之紀叟、戴老、挾麴生遨白二人死。白哭而辭宣。鼓枻遊涇。生澹泊不善逢迎。故倫深情所注。耑屬麴生一人。獨遺生也歟。生既貢、益貴重。然其生不蕃而歷唐、宋、元至明貢如故。邑人苦之。有程侍御者、上其疏於朝。詔勿貢。生之後裔、去白雲而西遷。居齊雲黛塢、

石壁、諸山梅之片、涂之尖、名噪海洋矣。

野史氏曰。昔余老友鐵力子者。喜交生族。謂劉伯倫、白樂天、沉湎麴生。有頌贊表厥德功。獨於此生默默。意甚不平。爲作贊曰。解煩釋燥。功高莫當。心清神爽。德大難忘。又曰。有力悅志。聖謨洋洋。換骨化羽。壺陶亦詳。宜何封贈。草中之王。余謂贊則似矣。封未當也。若蘭生者、其仙矣乎。

開明君傳

開明君、不知何許人。或云系出紅夸。羲皇時、有臣蒼頡。生而神異。三目爓爓。初製文字。天雨粟。鬼夜哭。君之祖曰晶公。隱于大荒之野。待用者久之。唐堯御極七十載。遜位重華帝。帝重曈子、得五臣四岳佐理之功。雖耄期倦勤。猶四目並明。卒未用晶公。夏殷二代。子孫或隱或見。各營所業。周之中葉。晶公之子瑩游衛。見武公耄而好學。金璧之姿。不藉助外人。去之魯。時尼山夫子。假年學易。韋編絕三。而神明天縱。數千里外辨緑光。瑩無所合。困而歸。又百餘年。秦攻滅六國。混一天下。焚書阬儒。晶公老矣。聞而謔曰。我家素石隱。方意嚮用有日。主上暴戾。絕讀書種子。無復用我期。我其歸休乎。漢興。漸除挾書律。文帝立。有薦伏生工尚書者。上詔中大夫晁錯至其家。從七歲女子口授書文。聱牙詰屈。惜此時人不識晶氏。致九十老子、日力不及。後人得以壁書亂經。學眞僞。卒成千古一大疑案。然漢定取士制。或賢良方正、或孝廉茂才、諸科。不以行義而以文藝。年少中多奮筆取捷者。晶氏之族不平。私議曰。悴長者而榮豎子。世風其偷乎。我屬不出、奈朝無老成人何。晶公曰。顯晦有時。毋妄言屬。桓靈以後、國事漸壞。魏晉六朝繼統南北分

裂。諸浮薄子競效綺靡體。鮮窮年著述之家。晶氏族、卒不大振。唐室詩賦取士。奪錦標歸者、皆蚤年捷足。非晶氏力。歟昭宗新平內難。開放新進士。得鄭希顏、曹松、劉象、柯崇、王希羽、及第。時號五老榜。五人者、素與晶氏善。宋仁宗在位日久。一日、梁適侍觀文殿。帝問曰。卿父耄年魁多士。目力有異乎。對曰。臣父謝世。臣少孤、不知。比長、聞有晶墨者。臣父莫逆友。嘗助之明。以故不減少壯。帝曰。墨今安在。卿爲引見。朕對曰。臣歸訪。訪而遇諸娜嬛石室。墨聞而卜。其辭曰。銀海青青。天王召余。庶族其興。爰決意出山。朝龍。帝命侍秘書閣。稍拂拭之。開卷無花。喜曰。墨卿、朕良友也。賜宅居宮中。翌日、下詔曰。爾晶墨。生長神嶠。品尊大璞。屬之雕氏。資我觀覽。可封開明君。食邑二百戶。自是晶氏族、蔓延天下矣。惟不近少年。不喜武臣女子。士大夫好經籍文史者。招之遊。輒往。或曰。晶氏子雖得諸貴介意。聲價高。無力者。不能致。而鄱黎氏遂盛。太史公曰。余入承明。從駕登泰岱。臨渤海。每見上行轙。命千里侯前。侯前則千里咫尺。故卒被寵遇。裂土而封。榮盛無比。夫侯、貴人也。小臣覩而難。開明君族繁。喜同我輩交驩。余行年六十。對卷軸茫茫。若隔墻堵。又況科舉之學。與士之年少未遇。而垂老牖下者何限。得君也。助天下事猶可爲也。奪造化之權。旦而復朗。老而復童。君亦神人也矣。待用千年。遭時獲顯。其命也夫。

楮先生傳

秦李斯相始皇帝幷六國。有楮先生者、率其友毛穎、陳令、陶泓、三人。遊丞相門。能稱皇帝意旨。歷年三十有六。天下黔首。趁于獧巧便捷。紛然多故。迄漢、魏、晉、六朝、唐季。獄訟煩興。邪說詖辭百出。或歸過四君。楮

先生鬱鬱不樂。南遊金陵。說唐主曰。陛下撫有江表。甲兵士馬。不可與北國爭鋒。惟是文史一道。臣輩所掌。爲武夫悍將所不能抗。陛下儻屬意委任臣輩。則文明之朝也。唐主曰。孤僻處荒江。有志未逮。辱先生教。敢不委命。曰臣嘗從錢王遊若耶。王曰。美哉是谿。東南其最乎。臣對。昔我友李白詩曰。涇川三百里。若耶羞見之。尙有勝此者。王聞而神往。今地屬陛下。願借是邦山水。修煉其中。異日佐陛下興文教。朝八國。誇耀中原。臣之願也。唐王曰。山水吾國所饒。聽先生自擇。於是東遊琴溪。聞颯颯之音。曰。是高公鍊丹處乎。沿谿而上。石磵峭厲。曰是令威丁公化鶴遊來乎。南陟齊雲。承流。曰許寶二隱君所棲也。西過小嶺泛桃花潭。曰。太白羅隱頴叔之所觴咏也。我其駐足乎。是爰搆一室。煉身修性。一年毛伐。二年髓洗。三年骨蛻。道成。報唐主。欲行。屬長子白鹿君曰。我以生質澆薄。爲世所輕。汝魁梧過我。後當顯。但自愛。久爲人割裂足矣。再屬次子羅文君曰。汝以玉版之姿。效彼綺羅。本質雖變。逢時器也。後好文主出。當拱壁珍汝。又屬三子金榜君曰。五百年後。汝聲價高。朝廷或爲供事者狠籍。恐不克終。未幾。下詔曰。惟汝素質白體。道參太樸。假爾丹青。資我賞鑒。汝其前來。先生辭涇。乘肩輿。駕篛舟。抵金陵。朝唐主於澄心堂。主喜。命光祿宴先生西向坐。三友預焉。洒酣。毛頴君歌竹枝。陳孑子舞松風。陶泓公誦巧匠劉山骨之句。先生辭曰。臣不能作高麗舞、歌雪濤曲。請出。唐主曰。先生休矣。垂命徐熙君希雅、持五色采。命徐鉉、韓熙載、脫毛頴冠。吮陳孑瀋。臨陶泓池。拂拭先生面。畫龍蛇、繪山水、鳥獸、花果、竹樹。四人者。終日應命不休。頗厭之。越歲。南唐主歸宋。先生偕三友隱。不知所終。而白鹿羅文金榜諸子裔、皆貴顯於時。

太史公曰。楮先生之裔遍華夸。皆涇產也。徵先生道德文章不顯。雖然、豈無壞人心術之事假先生行者。要與先生何涉哉。方明高皇鑄鈔不成。或奏取文人心血和之。高皇意疑不決。高后曰。士子試帖、非文人心血乎。發命焚帖和鑄鈔。鈔成。嗚呼。文人之心靈、通于神人。勿以不道之心之文、點汚先生清白之名也夫。

雙童子傳

雙童子者、身材眇小人豆。兄弟行也。或曰本一人。分入眶國、遂以成雙。或曰兩國有光如鏡。一人對照。亡論男婦老少。判爲兩人。皆作童子象。雙童子各占一國。不相通。亦不相背。形影摩盪。彼此神合。嘗聞域中有大天地。鍾爲七尺物。別成一小天地。其中華之境。帝闕之所。卽靈臺腔子宮也。宮有一徑、通左右眶國。國之外郭。白玉爲地。內府元玉爲基。中無人居。上照雲霞日月。下鑒大地山河。人物鳥獸、花樹、無有而無乎不有。雙童子現身其區。嘗相約曰。我兩人出則俱出。處則同處。日烏月兔。皎皎千古。增我者神。缺我者瞽。方洪荒初闢。有蒼頡氏者。生而神靈。上帝勅曰。世界諸國盲眯。余增汝國。時當三國。卽命三童子鼎立。烱烱點畫間。蟲書鳥跡。流傳宇宙。自是長夜返晝。數百年後。有虞氏興。天挺異表。兩雙童合如孿生。並見二眶。遂承八色帝眉後。卒成中天景運。又千餘年。兩雙童集議曰。下邳項公。有霸王姿。吾其歸乎。歸未幾、項氏爲龍準公所敗。斃烏江。兩雙童亦歿。自是惟存一雙童。綿衍閃爍。往來人間而已。最不平者。左氏傳二百四十二年事、歷歷如面。而雙童子匿而不見。顧雖不見于外眶、而內腔子自瞭如也。韓子曰。左氏浮

穹。豈其然乎。有離朱者、明能察微。雙童子亦修飭容儀。整頓精神。如入水晶龍伯國。令辨秋毫不爽。顧南華老人曰。黃帝遺元珠。使智與朱兩索不得。乃使象罔得之。意者象罔無象也。惟無象乃鑒衆象。蓋至是雙童子以空用不以寔用矣。吾獨異西竺有畸人、曰觀世音。能爲三十六變相。一變有童子千人合掌頂禮。蘇子瞻曰。菩薩不二法。千童子與雙童子豈異哉。要是爲外氏注脚。吾儒嚴愼獨。一室幽居。旁立十童子。現彼營爲。肺肝如見。此又與三尸神庚申日告天帝何異。近世學徒營貨利。尙風流。甘以其軀入孔方窟。不則入婦女秋波中矣。雙童子果溺而不出、聖賢罪人矣。

太史公曰。雙童子出處何常。彼童子也。處我匡中。我童子也。亦處彼匡中。兩兩相對。雙童子孰善孰惡。必有能辨之者。夫君子、寧使彼匡中有我雙童子善人。毋使我匡中、有彼雙童子不善人也。則習與正人居。雙童子庶有正、無不正者哉。

柳州曰。有言韓愈爲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爲怪。余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爲文也。漢林先生白雲蘭生、開明君、楮先生、雙童子、四傳。則吾邑之昌黎也。而人以熟知毛穎傳。故不復怪且笑。豈今多柳州能識奇文哉。然柳州欲角而力不能。此自甘苦親歷中來。今人不復怪且笑。而亦無有舉其辭者。此其虛相崇奉。而淡漠之情、棄置之意、反不如當日之怪且笑者、之尙爲能知昌黎也。貪常嗜瑣之徒、沾沾焉動其喙。柳州以爲勞至于喙之不動。勞且無譏。而貪常嗜瑣之習、乃日深於膏肓矣。嘉慶六年二月。後學趙紹祖識。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雜纂及其他七種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 沈鴻俊 秦泉馨 林懷民 龍旭光 華國章 章德宣 滕秉全 張叔介）

✤E八八六 鎮